

麗莎的哀怨

著 慈 光 蔣

版 出 局 書 東 新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3 4229B

麗莎的哀怨

著 蔣 光 慈



1940

~~276395~~

—

醫生說我病了，我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

上帝啊，麗莎的結局是這樣！麗莎已經到了末路，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可能了。還有什麼再生活下去的趣味呢？就讓這樣結局了罷！就讓這樣……我沒有再掙扎於人世的必要了。

會記得十年以前，不，當我在上海還沒有淪落到這種下賤的地位的時候，我是如何鄙棄那些不貞潔的女人，那些把自己的寶重的、神聖的、純潔的肉體，讓任何一個男子去玷污的賣淫婦。她們爲着一點兒金錢，一點兒不足輕重的麵包，就毫無羞恥地將自己的肉體賣了，那是何等下賤，何等卑鄙的事情！

會記得那時我也就很少聽見關於這種罪惡的病的的事情，我從沒想及這方面來，我更沒想及我將來會得着這種最羞辱的病。那時如果我曉得哪一個人有了這種罪惡的病，那我將

要如何地鄙棄他，如何地憎恨他，以他爲罪惡的結晶。我將不願正視他一眼，不願提到他的那會玷污了人的口舌的名字。

但是，現在我病了，醫生說我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上帝啊，這就是麗莎的結局嗎？麗莎不是一個曾被人尊敬過的貴重的女子嗎？麗莎不是一個團長的夫人嗎？麗莎不是曾做過俄羅斯的貴族婦女中一朵嬌豔的白花嗎？那令人欣羨的白花嗎？但是現在麗莎是一個賣淫婦了，而且現在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麗莎的結局如那千百個被人鄙棄的賣淫婦的結局一樣。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是如白雲蒼狗一般，誰個也不能預料。當我還沒失去貴族的尊嚴的時候，當我奢華地矜持地，過着團長夫人的生活的時候，我決沒料到會有今日這種不幸的羞辱的結局。真的，我絕對沒有涉想到這一層的機會，我只把我當做天生的驕子，只以爲美妙的、富麗的、平靜的生活是有永遠性的，是不會變更的。但是俄羅斯起了革命，野蠻的波爾雪委克得了政權，打破了我的美夢，把一切養尊處優的貴族們都驅逐到國外來，過着流浪的生活……

現在我明白了。生活是會變動的，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真理。我自身就是一個最確當

的例證：昔日的貴重的麗莎，而今是被人鄙棄的舞女，而且害了最罪惡的、最差辱的病。這是誰個的過錯呢？是玷污了我的那些男人的過錯嗎？是因為我的命運的乖舛嗎？是野蠻的波爾雪委克的過錯嗎？波爾雪委克！可惡的波爾雪委克！若不是你們搗亂，貴重的麗莎是永遠不會淪落到這種不幸的地步的啊。

我們，我同我的丈夫白根，離開俄羅斯已經十年了。在這些年頭之中，我們，全俄羅斯的外僑，從祖國逃亡出來的人們，總都是希望着神聖的俄羅斯能從野蠻的波爾雪委克的手裏解放出來。我們總是期待着那美妙的一天，那我們能回轉俄羅斯去的一天。我們總以為波爾雪委克的政權是不會在神聖的俄羅斯保持下去的，因為聰明的然而又是很渾厚的俄羅斯人民不需要牠。牠不過是歷史的偶然，不過是一時的現象，絕對沒永久存在的根據。難道說這些野蠻的波爾雪委克，無知識的黑蟲，能有統治偉大的俄羅斯的能力嗎？俄羅斯應當光榮起來，應當進展起來，然而這是優秀的俄羅斯的愛好者的事業，不應當落在無理性的黑蟲的手裏。我也是這樣想着，期待着，期待着終於能回到俄羅斯去，重新過着那美妙的生活。我曾相

信俄羅斯的波爾雪委克終有失敗的一天……

但是我們離開俄羅斯已經十年了。我們時時期待着波爾雪委克的失敗，然而波爾雪委克的政權卻日見鞏固起來。我們時時希望着重新回到俄羅斯去，溫着那過去的俄羅斯的美夢，然而那美夢卻愈離開我們愈遠，或許永無復現的時候。我們眼看着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日見生長起來，似乎野蠻的波爾雪委克不但能統治偉大的俄羅斯，而且能為俄羅斯創造出歷史上的光榮，那不為我們所需要的光榮。

這是什麼一回事呢？這難道說是歷史的錯誤嗎？難道說俄羅斯除開我們這些優秀分子，能够進展下去嗎？這是歷史的奇蹟罷……

我們這些愛護神聖的俄羅斯的人們，自從波爾雪委克取得了俄羅斯的統治權以後，以為俄羅斯是滅亡了，我們應當將祖國從野蠻人的手裏拯救出來。波爾雪委克是俄羅斯的敵人，波爾雪委克是破壞俄羅斯文化的劊子手。誰個能在俄羅斯的國土內將波爾雪委克消滅掉，那他就是俄羅斯人民的福星。

於是我們對於任何一個與波爾雪委克爲敵的人，都抱着熱烈的希望。我們愛護俄羅斯，我們應當爲我們的偉大的親愛的祖國而戰。但是我們的希望結果都沈沒在失望的海裏，幻成一現的浪花，接着便消逝了，不可挽回地消逝了。我們希望田尼庚將軍，但是他被波爾雪委克殲滅了。我們希望哥洽克將軍，但是他的結局如田尼庚的一樣。我們並且希望過土匪頭兒謝米諾夫，但是他也同我們其他的僑民一樣，過着逃亡的生活。我們也希望過協約國的武力干涉，但是十四國的軍隊，終沒將野蠻的波爾雪委克撲滅。這是天命嗎？這是上帝的意旨嗎？上帝的意旨令那不信神的邪徒波爾雪委克得到勝利嗎？……思想起來，真是令人難以索解啊。就是到現在，就是到現在我對於一切都絕望了的時候，我還是不明白這是一回什麼事。也許我明白了……但是上帝啊，我不願意明白！我不願意明白！明白那波爾雪委克，那將我們驅逐出俄羅斯來的惡徒，是新俄羅斯的創造主，是新生活的建設者，那真是很痛苦的事情啊。如果我們明白了波爾雪委克勝利的理由，那我們就不能再詛咒波爾雪委克了……但是我淪落到這樣不幸的、下賤的、羞辱的地步，這都是波爾雪委克賜給我的，我怎麼能够不詛咒他們呢？

但是徒詛咒是沒有益處的。我們，俄羅斯的逃亡在外的僑民，詛咒儘管詛咒，波爾雪委克還是逐日地強盛着。似乎我們對於他們的詛咒，反成了對於他們的祝詞。我們愈希望將俄羅斯拯救出來，而俄羅斯愈離開我們愈遠，愈不需要我們，我們的死亡痛苦於俄羅斯沒有什麼關係，俄羅斯簡直不理我們了。天哪，我們還能名自己爲俄羅斯的愛護者嗎？俄羅斯已經不需要我們了，我們還有愛護牠的資格嗎？

現在我確確實實地明白了。俄羅斯並沒有滅亡，滅亡的是我們這些自稱爲俄羅斯的愛護者。如果說俄羅斯是滅亡了，那只是帝制的俄羅斯滅亡了，那只是地主的，貴族的，特權階級的俄羅斯滅亡了。新的，蘇維埃的，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在生長着，違反我們的意志在生長着。我們愛護的是舊的俄羅斯，但是牠已經死去了，永遠地死去了。我們真正地愛護牠，不，我們愛護的並不是什麼祖國，而是在舊俄羅斯的制度下，那一些我們的福利，那一些白的花，溫柔的暖室，豐盛的筵席，貴重的財物……是的，我們愛護的是這些東西。但是舊的俄羅斯已經滅亡了，新的俄羅斯大概是不會被我們推翻的，我們還愛護什麼呢？我們同舊的俄羅斯一塊兒死

去，新的俄羅斯是不需要我們的了，我們沒有被牠需要的資格……

現在我確確實實地明白了一切。我的明白就是我的絕望。我已經不能再回到俄羅斯去了。十數年來流浪的生活，顛沛困苦，還沒有把我的生命葬送掉，那只是因為我還存着一線的希望，希望着波爾雪克失敗，我們重新回到俄羅斯去，過着那舊時的美妙的生活。啊，我的祖國，我的伏爾加河，我的美麗的高加索，我的莊嚴的彼得格勒，我的……我是如何地想念牠們！我是如何地渴望着再撲倒在牠們的懷抱裏！但是現在一切都完結了，永遠地完結了。我既不能回到俄羅斯去，而這上海，這給了我無限羞辱和無限痛苦的上海，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，我一定要離開牠，迅速地離開牠……唉，完結了，一切都完結了。

據醫生說，我的病並不是不可以醫治的，而且他可以把牠醫治好。他勸我不必害怕……天哪！我現在害怕什麼呢？當我對於一切都絕望了的時候，我還害怕什麼呢？不多謝你醫生的好意！我的病不必醫治了，我不如趁此機會靜悄悄地死去。我已經生活够了。我知道生活不能再給我一些什麼幸福，所以我也就不再希望，不再要求什麼了。那在萬人面前赤身露體的跳

舞，那英國水兵的野蠻的擁抱……以及我天天看見我的丈夫的那種又可憐、又可恥、又可笑、又可恨的面貌，這一切都把我作賤够了，我還有什麼生活下去的興趣呢？如果一個人還抱着希望，還知道或者還相信自己有光明的將來，那他就是忍受災難折磨，都是無妨的。但是我現在是絕望了，我的將來只是黑暗，只是空虛，只是羞辱，只是痛苦。我知道這個，我相信這個，我還有力量生活下去嗎？我沒有生活下去的勇氣了。

別了，我的祖國，我的俄羅斯！別了，我的美麗的伏爾加的景物！別了，我的金色的充滿着羅曼諦克的高加索！別了，我的親愛的彼得格勒！別了，一切都永別了……

一一

革命如六月裏的暴風雨一般，來的時候是那樣地迅速，那樣地突然，那樣地震動。那時我彷彿正在溫和的暖室裏，爲美妙的夢所陶醉，爲溫柔的幻想所浸潤，心神是異常地平靜……

忽然烏雲佈滿了天空，咯咯吱吱轟轟洞洞響動了令人震聵的霹靂，接着便起了狂風暴雨，掀動了屋宇，屋宇終於倒坍了。我眼着我的暖室被暴風雨摧毀了，所有暖室中美麗的裝置嬌豔的白花，精緻的梳粧臺，雪白的牀鋪，以及我愛讀的有趣的小金色書，天鵝絨封面的美麗的畫冊……一切，一切都被捲入到黑黯黯的，不可知的黑海裏去了。我的神經失了作用，我陷入於昏聩迷茫的狀態。我簡直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我一點兒都不明白。後來等到我明白了之後，想極力抵抗這殘酷的暴風雨，想極力挽回我所失去的一切，但是已經遲了，遲了，永遠不可挽回了。

當革命未發生以前，我也曾讀過關於革命的書，也曾聽過許多關於革命的故事。雖然我不能想像到革命的面目到底像一個什麼樣子，但我也時常想道：革命也許是很可怕的东西，革命也許就是把皇帝推倒……也許革命是美妙的東西，也許革命的時候是很有趣味，是很熱鬧……但是我從未想到革命原來是這樣殘酷，會摧毀了我的暖室，打折了我的心愛的嬌豔的白花。革命破滅了我的一切的美夢，革命葬送了我的金色的幸福。天哪！我是如何地驚愕，

如何地恐懼，如何地戰慄。當那革命在彼得格勒爆發的時候……

那時我與白根結婚剛剛過了一個月。前敵雖然同德國人打仗，雖然時間着不利的恐怖的消息，但是我那時是過着蜜月的生活，我每天只是陶醉在溫柔的幸福的夢裏，沒有閒心問及這些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事情。我只感謝上帝的保佑，白根還留在彼得格勒的軍官團裏服役，沒有被派到前線去。那時白根是那樣的英俊，是那樣的可愛，是那樣的充滿了我的靈魂。上帝給了我這樣大的，令我十分滿足的，神聖的幸福。我真是再幸福沒有的人了。

真的，我那時是終日地浸潤在幸福的海裏。白根是那樣的英俊的，風采奕奕的少年軍官，他的形像就證明他有無限的光榮的將來。又加之我的父親是個有名的，爲皇帝所信用的將軍，他一定是可以將白根提拔起來的。也許皇帝一見了白根的風采，就會特加寵愛的。我那時想道，俄羅斯有了這樣的少年軍官，這簡直是俄羅斯的光榮啊。我那時是何等地滿足，何等地驕傲！我想在全世界的女人們面前，至少在彼得格勒所有的女人們面前，高聲地喊道：『你們看看我的白根罷，我的親愛的白根罷。他是俄羅斯的光榮，他是我的丈夫啊……』

我總是這樣地幻想着：如果白根將來做了外交官，——他真是一個有威儀的，漂亮的外交官啊！——或者簡直就做了俄羅斯帝國駐巴黎的公使，那時我將是如何地榮耀！在那繁華的整個的巴黎面前，我將顯出我的尊貴，我的不可比擬的富麗。若在夏天的時候，我穿着精緻的白衣，我要使得那些巴黎人把我當做白衣的仙女。如果我同親愛的白根，我的這樣令人注目的漂亮的外交官，坐着光彩奪目的汽車，在巴黎城中兜風，我要令那些巴黎的女人們羨慕了眼睛。

我們於假期可以到清雅的瑞士，優美的意大利，等等有詩趣的國度裏去漫遊。我想不到倫敦去，也不想到紐約去，聽說那裏有的只是喧嚷和煤氣而已，令人發生俗惡的不愉快的感覺。我最傾心於那金色的意大利，聽說那裏的景物是異常地優美，娟秀，令人神往。

在俄羅斯的國境內，我們將在高加索和伏爾加的河岸上，建築兩所清雅的別墅。在秋冬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住在高加索，在那裏玩山弄水，聽那土人的樸直的音樂，看那土人的原始的然而又美麗的舞蹈。那該多麼是富於詩趣的生活啊！在春夏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住在伏爾加的

河岸上，聽那舟子的歌聲，看那冰清玉澈的夜月。那裏的景物是如何地蕩人心魂，如何地溫柔曼妙。河冰潺潺而不急流，風帆往來如畫。啊，好美妙的天然……

我同白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曾相信白根永遠地愛着我，我也永遠地愛着白根。如果世界上有圓滿的生活，那我同白根所過的生活，恐怕要算是最圓滿的了。啊，想起來我在那與白根初結婚的蜜月裏，我的生活是如何地甜蜜，我的心神是如何地愉快，我的幻想是如何地令我感覺着幸福的溫柔！如果我此生有過過最幸福的日子時候，那恐怕就是這個簡短的時期了。

不料好夢難常，風波易起！忽然……暖室的好夢打破了，嬌豔的白花被摧折了……隨着便消滅了巴黎的風光，高加索和伏爾加的別墅，以及對於漫遊意大利的詩意。忽然一切都消滅了，消滅了帝國的俄羅斯，消滅了我的尊優的生活，消滅了一切對於美妙的幻想。是的，一切都消滅了……

有一天……那是春陽初露的一天。從我們的崇高的樓窗看去，溫暖而慈和的陽光撫慰

着整個的潔白的雪城。初春的陽光並不嚴厲，放射在潔白的雪上，那只是一種撫慰而已，並不足以熔解牠。大地滿佈着新鮮的春意，若將窗扉展開，那料峭的，然而又並不十分刺骨的風，會從那城外的郊野裏，送來一種能令人感覺着愉快的，輕鬆的，新鮮的春的氣味。

午後無事，我拿起一本金色的詩集，躺在柔軟的沙發上翻讀。這詩集裏所選的是普希金，列爾芒託夫，歌德，海涅……等等的情詩，一些令人心神迷醉的情詩。讀着這些情詩，我更會感覺到我與白根的相愛，是如何地美妙，是如何地神祕而不可思議。在蜜月的生活中，我是應當讀這些情詩的啊。我一邊讀着，一邊幻想着。雖然白根不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感覺到他是如何熱烈地吻我，如何緊緊地擁抱我……他的愛情的熱火把我的全身的血液都燒得沸騰起來了。我的一顆心很愉快地微微地跳動起來了。我的神魂蕩漾在無涯際的幸福的海裏。

忽然……

白根喘着氣跑進來了。他慘白着面孔，驚慌地，上氣接不着下氣地，斷續地說道：

——麗莎……不好了……完了！前線的兵士叛變了。革命黨在彼得格勒造了反……聖

上逃跑了……工人們已經把彼得格勒拿到手裏……完了，完了……

好一個巨大的晴天的霹靂！一霎時歡欣變成了恐懼。我的一顆心要炸開起來了。我覺得巨大的災禍，那可怕的，不可阻止的災禍，已經臨到頭上來了。這時我當然還不明白革命到底是一回什麼事，但是我在白根的神情上，我明白了最可怕的事情。

——他們只是要把聖上推翻罷……——我驚顫地說了這末一句。

——不，他們不但要把聖上推翻，而且還要求別的東西，他們要求麵包，要求土地……要求把我們這些貴族統統都推翻掉……

——天哪！他們瘋了嗎……現在怎麼辦呢？待死嗎？

我一下撲到白根的懷裏，戰慄着哭泣起來了。我緊緊地將白根抱着，似乎我抱着的不是白根，而是那一種什麼已經沒落了，永遠不可挽回的東西。接着我們便聽見街上的轟動，稀疏的槍聲……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

父親在前線上，不知道是死還是活，後來當然被亂兵打死了。母親住在家鄉裏，住在伏爾

加的河畔，從她那裏也得不到什麼消息。我只得和白根商量逃跑的計策，逃跑到亞洲的西伯利亞去，那裏有我們的親戚。好在這第一次革命，野蠻的波爾雪委克還未得着政權，我們終於能從恐怖的包圍裏逃跑出來。這時當權的是社會革命黨，門雪委克……

兩禮拜之後，我們終於跑到此時還平靜的伊爾庫次克來了。從此後，我們永別了彼得格勒，永別了歐洲的俄羅斯……上帝啊！這事情是如何地突然，是如何地急劇，是如何地殘酷！我的幸福的命運從此開始完結了。溫和的暖室，嬌豔的白花，金色的詩集……一切，一切，一切都變成了雲烟，無影無蹤地消散了。

我們在伊爾庫次克平安地過了幾個月。我們住在我們的姑母家裏。表兄米海耳在伊爾庫次克的省政府裏辦事。他是一個神經冷靜，心境寬和的人。他時常向我們說來：

——等着罷！俄羅斯是偉大的帝國，那牠將來也是不會沒有皇帝的。俄羅斯的生命在我們這些優秀的貴族的手裏。俄羅斯除開我們還能存在嗎？這些無知識的，胡鬧的，野蠻的社會黨人，他們能統治俄羅斯嗎？笑話！絕對不會的！等着罷！你看這些克倫斯基，雀而諾夫……不久

自然是會坍台的，他們若能維持下去，那真是沒有上帝了。

白根也如米海爾一般地相信着：俄羅斯永遠是我們貴族的，牠絕對不會屈服於黑蟲們的手裏。

——麗莎！我的愛別要喪氣呵，我們總有回到彼得格勒的日子，你看這些渾蛋的社會黨人能够維持下去嗎？等着罷！……

白根此時還不失去英俊的氣啊。他總是這樣地安慰我。我也就真相信米海爾和他的話，以為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，一定會回到彼得格勒去的。但是時局越過越糟，我們的希望越過越不能實現；克倫斯基是失敗了，社會黨人是坍台了，但是波爾雪委克跑上了舞臺，黑蟲們真正地得起勢來……而我們呢？我們永沒有回轉彼得格勒的日子，永遠與貴族的俄羅斯辭了別，不，與其說與牠辭了別，不如說與牠一道兒滅亡了，永遠地滅亡了。

十月革命爆發了……命運註定要滅亡的舊俄羅斯，不得不做一最後的掙扎。哥恰克將軍在西伯利亞組織了軍事政府，白根乘此機會便投了軍。爲着俄羅斯而戰，爲着祖國而戰，爲

着神聖的文明而戰……在這些光榮的名義之下，白根終於充當撲滅波爾雪委克的戰士了。

——麗莎親愛的麗莎！聽說波爾雪委克的軍隊已經越過烏拉嶺了，快要佔住托木斯克城了。今天我要到前線上去……殺波爾雪委克，殺那祖國的敵人啊！麗莎！當我在前線殺敵的時候，請你爲我禱告罷，爲神聖的俄羅斯禱告罷，上帝一定予我們以最後的勝利！

有一天白根向我辭別的時候，這樣向我顫動地說。我忽然在他的面孔上，找不到先前的那般溫柔的神情了。我覺得他這時是異常地兇殘，面孔充滿了令人害怕的殺氣。我覺得我愛他的熱情有點低落了。我當時答應爲他禱告，爲祖國的勝利禱告。但是當我禱告的時候，我的心並不誠懇，我有點疑慮：這禱告真正有用處嗎？上帝真正能保佑我們嗎？當我們自己不能將波爾雪委克勦滅的時候，上帝能有力量的令他們失敗嗎？……

哥恰克將軍將白根升爲團長，嘉獎他的英勇。我不禁暗自慶幸，慶幸我有這樣一個光榮的丈夫，爲祖國而戰的英雄。但是同時我感覺到他的心性越過越殘酷，這實在是令我不愉快的事情。有一次他從鄉間捉來許多老實的，衣衫襤褸的鄉下人，有的是鬍鬚的老頭子，有的是

少年人。他們被繩索縛着，就如一隊豬牛也似的，一隊牽入屠場的豬牛……

——你把這些可憐的鄉下人捉來幹什麼呢？——我問。

白根很得意地，眼中冒着兇光地笑着：

——可憐的鄉下人他們都是可惡的波爾雪委克啊。他們搗亂我們的後方呢，你曉得嗎？

現在我要教訓教訓他們……

——你將怎樣教訓他們呢？

——槍斃！

——白根！你瘋了嗎？這些可憐的鄉下人，你把他們槍斃了幹什麼呢？你千萬別要這樣做罷！我的親愛的，我請求你！

——親愛的，你完全不懂得啊！現在是這樣的時候，憐憫是不應當存在的了。我們不應當憐憫他們，他們要推翻我們，他們要奪我們的幸福，要奪我們所有的一切，我們還能憐憫他們嗎？不是他們把我們消滅，就是我們把他們消滅，憐憫是用不着的……

我聽了白根的話，沈默着低下頭來。我沒有再說什麼話，回到自己的房裏。我的心神一面是很恍惚的，迷茫地搖蕩着，一面又是很清晰的，從前從沒有這樣清晰過。我明白了白根的話，我明白了殘酷的歷史的必然性……我明白了白根的話是對的。我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。因此，我的心神也就迷茫地搖蕩起來……如果我堅定地不以白根的話爲然，那結果只有加入那些鄉下人的隊裏，投入波爾雪委克的營壘。但是我不能離開白根……

後來白根終於毫無憐憫地將那些老實的鄉下人一個一個地槍斃了……

上帝啊，這是如何地殘酷！難道說這是不可挽回的歷史的運命嗎？

三

但是舊俄羅斯要滅亡的命運已經註定了，註定了……任你有什麼偉大的力量也不能改變。黑蟲們的數量比我們多，多得千萬倍，白根就是屠殺他們的一小部分，但是不能將他們

全部都消滅啊。已經沈睡了無數年代的他們，現在忽然甦醒了。其勢就如萬丈的瀑布自天而降，誰也不能阻止牠；就如廣大的燃燒着的森林，誰也不能撲滅牠。於是白根……於是哥恰克將軍……於是整個的舊俄羅斯，終於被這烈火與狂瀾所葬送了。

前線的消息日見不利……我終日坐在房裏，不走出城中一步。我就如待死的囚徒一般，我所能做到的，只是無力的啜泣。伊爾庫次克的全城就如沈落在驚慌的海裏，生活充滿了苦愁與恐懼。不斷地聽着來了，來了，波爾雪委克來了……天哪！這是如何可怕的生活！可怕的生活……

米海爾表兄已經不如先前的心平氣靜了。他日見急躁起來，苦喪着面孔。他現在的話已經與先前所說的不同了：

——上帝啊！難道說我們的命運就算完了嗎？難道說這神聖的俄羅斯就會落到黑蟲們的手裏嗎？上帝啊！這是怎樣地可怕……！

姑母所做得到的，只是面着神像禱告。她已經是五十多歲的老太婆了，她經過許多世事，

她也曾親眼看過許多驚心動魄的現象，但是她卻不明白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這種爲她夢想也不能夢想得到的事情。她的面孔已經佈滿了老的皺紋，現在在終日淚水不乾的情狀中，更顯得老相了許多。她終日虔誠地禱告着，爲着她的兒子，爲着神聖的俄羅斯……但是一個與上帝相反對的巨神，已經將我們的命運抓住了，緊緊地抓住了，就是禱告也不能爲力了。

可憐的姑母，她終於爲苦愁和恐懼所壓死了！她是在我的面前死去的……天哪！我真怕想起這一種悲哀的景象！我當時並沒有哭泣，我只如木鷄一般地望着姑母的屍屍。在她的最後的呻吟裏，我聽出神聖俄羅斯的最後的絕望。這絕望將我沈沒到迷茫的、黑暗的、無底的海裏。天哪！人生是這樣地不測，是這樣地可怕！這到底是誰個的意志呢……

白根的一團人被波爾雪委克的軍隊擊潰了。因之他對於將軍或總司令的夢也做不成了……我們終於不得不離開伊爾庫次克。我們別了米海爾表兄，上了西伯利亞的遙長的鐵道。我們並沒有一定的方向。只是迷茫地任着火車拖去。我們的命運就如飄蕩在不着邊際的海裏，一任那不可知的風浪的催送。

從車窗望去，那白茫茫的天野展佈在我們的眼前。那是偉大的，寂靜的俄羅斯的國土，一瞬間覺得在這種寂靜的原野上，永不會激起狂暴的風浪。這裏隱藏着偉大的俄羅斯的靈魂。牠是永不會受着騷亂的……忽然起了暴風雪，一霎時白茫茫的，寂靜的俄羅斯，爲狂暴的呼鳴和混沌的騷亂所籠罩住了。我們便也就感覺着自己被不可知的命運所拖住了，迷茫了前路。是的，我們的前路是迷茫了。如長蛇也似的火車將我們迷茫地拖着，拖着，但是拖到什麼地方去呢……

當我們經過貝加爾湖的時候，我看見那貝加爾湖的水是那樣地清澈，不禁起了一種思想：我何妨就此跳入湖水死去呢？這湖水是這樣地清澈可愛，真是葬身之佳處。死後若我的靈魂有知，我當遨遊於這兩岸的美麗的峯嵐，娛懷於這湖上的清幽的夜月……但是白根還是安慰我道：

——麗莎聽我說，別要灰心罷。我們現在雖然失敗，但是我們的幫手多着呢。我們有英國，有美國，有法國……他們能不拯救我們嗎？他們爲着自己的利益，也是要把波爾雪委克消滅

下去的啊……麗莎，親愛的！你不要着急，我們總有回到彼得格勒的一日。

大哪！當時如果我知道我永沒有回到彼得格勒的一日，如果我知道會有不幸的、羞辱的今日，那我一定會投到貝加爾湖裏去的啊。我將不受這些年流浪的痛苦，我將不會害這種最羞辱的病，我就是死，也是死在我的俄羅斯的國土以內。但是現在……唉！後悔已經來不及了。

那時西伯利亞大部分爲日本軍隊所佔據。我們經過每一個車站，都看見身材矮小的，穿着黃衣的日本軍隊。他們上車檢查坐客，宛如他們就是西伯利亞的主人一般。他們是那樣地傲慢，是那樣地兇惡，不禁令我感覺得十分不快。我記得我曾向白根問道：

——你以爲這些日本人是來幫助我們的嗎？爲什麼他們對待我們俄羅斯人是這種樣子？

白根將頭伸至窗外，不卽時回答我。後來他說道：

——也許他們不懷着好意，也許他們要把西伯利亞佔爲領土呢？他們啊早就想西伯利亞這塊廣漠的土地啊……但是……俄羅斯與其落在波爾雪委克的手裏，不如讓日本人來

管理啊……

——白根？你這說的什麼話，啊？——我很驚異地，同時感着不愉快地問道，——你說情願讓日本人來管理俄羅斯嗎？這是什麼意思？你不是常說你是很愛護俄羅斯的嗎？現在卻說了這種不合理的話……

我有點生氣了。白根向我並排坐下來，深長地嘆了一口氣。我這時覺察到他完全改變了樣子。他的兩眼已經不如先前的那般炯炯有光了。一種少年英俊的氣概，完全從他的表情中消逝了。天哪！我的從前的白根，我的那種可愛的白根，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

他拿起我的手來，撫摩着，輕輕地說道：

——不錯，我時常說我是祖國的愛護者，我要永遠做牠的戰士……但是，麗莎，親愛的，現在我們的祖國是被黑蟲們佔去了，我們的一切都被黑蟲們佔去了。我們還愛護什麼呢？俄羅斯與其被波爾雪委克拿去了，不如讓牠滅亡罷，讓日本人來管理罷……這樣還好些，你明白嗎？

——但是波爾雪委克究竟是俄羅斯人啊……

——是的，他們是俄羅斯人，但是現在我們問不到這個了。他們奪去了我們的福利……我忽然哭起來了，覺得異常地傷心。這並不是由於我生了氣，也不是由於恨日本人，而且也不是由於恨波爾雪委克……這是由於我感覺到了俄羅斯的悲哀的命運，也就是我自己的命運。白根不明白我爲什麼哭起來了，只是撫慰着我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親愛的！別傷心！上帝自然會保佑我們的……

我聽着他的這種可憐的，無力的撫慰，宛如一顆心上感覺到巨大的刺痛，不禁更越發放聲痛哭了。上帝啊，你是自然會保佑我們的，但是你也無能爲力了！

……最後我們到了海參崴。我們在海參崴住下了。此地的政象本來也是異常地混亂，但是我們在日本人的保護下，卻也可以過着安靜的生活。日本人向我們宣言道，只要把波爾雪委克一打倒了，即刻撤退西伯利亞的軍隊……天哪！他們是不是這樣地存心呢？我們不相信他們，但是我們卻希望他們將俄羅斯拯救出來。我們不能拯救祖國，而卻希望外國人，而卻希

望日本，這不懷好意的日本人……這豈不是巨大的羞辱嗎？

白根找到差事了。我也就比較地安心過着。我們靜等着日本人勝利，靜等着波爾雪委克失敗，靜等着那回到彼得格勒的美妙的一天……

在海參崴我們平安地過了數月。天哪！這也說不上是什麼平安的生活！我們哪一天不聽見一些可怕的消息呢？什麼阿穆爾省的民團已經盪起了哪，什麼日本軍隊已經退出伯里哪，什麼……天哪，這是怎樣的平安的生活！不過我們總是相信着，日本軍隊是可以保護我們的，我們不至於有什麼意外的危險。

海參崴也可以說是一個美麗的大城。這裏有高聳的樓房，寬展的街道，有許多處彷彿與彼得格勒相似。城之東南面瀕着海，海中有無數的小島。在夏季的時候，深碧的海水與綠森森的島上的樹木相映，形呈着絕妙的天然的景色。海岸上列着一個長蛇形的花園，人們可以坐在這裏，一面聽着小鳥的叫鳴，一面受着海風的陶醉。

在無事的時候——我鎮日地總是沒有事做啊！——我總是在這個花園中，消磨我的苦

愁的時日。有時一陣一陣的清涼的，然而又溫柔的海風，只撫摩得我心神飄蕩，宛如把我送入
了縹渺的夢鄉，我也就因之把一切什麼苦愁哀事都忘懷了。有時我撲入海水的懷抱裏，一任
着海水溫柔地把我全身吻着，吻着……我已經恍惚離開了充滿了痛苦的人世。我曾微笑着
想道，就這樣過下去罷，過下去罷，此外什麼都不需要啊！……

這是我很幸福的時刻。但是當我立在山崗的時候，我回頭向那廣漠的俄羅斯瞻望，我的
一顆心就悽苦地跳動起來了。我想着那望不見的彼得格勒，那我的生長地——伏爾加河畔，
那金色的，充滿了我的幻想的，美麗的高加索……我不禁滲滲地流下悲哀的淚來。我常常流
着淚，悄立着很久，回瞻着我那已失去的美夢，那種過去還不久的、曼妙的、幸福的美夢！由邊區
的海參崴到彼得格勒，也不過是萬餘里之遙，但是我的美夢卻消逝到無數萬萬里以外了。我
將向何處去追尋牠呢？

我又向着那茫茫的大海望去，那裏只是望不見的邊際，那前途只是不可知的迷茫。我覺
着那前途所期待着於我的，只是令人心悸的，可怕的空泛而已。我曾幾番想道，倒不如跳到海

裏面去，因為這裏還是俄羅斯的國土，這裏還是俄羅斯所有的海水……此身既然是在俄羅斯的國土上生長的，那也就在俄羅斯的國土上死去罷……我總是這樣想着，然而現在我不明白，爲什麼我當時不會如此做呢？到了現在，我雖然想死在祖國的境內，想臨死時還吻一吻我祖國的土地，但是已經遲了！遲了！我只能羞辱地，冷落地，死在這疎遠的異鄉……天哪！我的靈魂是如何地痛苦啊！這是我唯一的遺恨！

當時我們總是想着，日本人可以保護我們，日本人可以使我們不離開俄羅斯的國土……但是命運已經註定了，任你日本人是如何地狡獪，是如何地計算，也終抵擋不住那汎濫的波爾雪委克的洪水。我們終於不得不離開俄羅斯，不得不與這個『貴族的俄羅斯』的最後的一個城市——海參崴辭別！

日本人終於要撤除海參崴的軍隊……

波爾雪委克的洪水終於流到亞洲的東海了。

四

那是一個如何悲慘的，當我們要離開海參崴的前夜……

在昏黃而滲淡的電燈光下，全房中都充滿了悲悽，我和白根並坐在沙發上，頭挨着頭，緊緊地擁抱着，哭成了一團，我們就如待死的囚徒，只能做無力的對泣；又如被趕到屠場上去的豬羊，嗷嗷地吐着最後的哀鳴。天哪！那是如何悲慘的一夜……

記得那結婚的初夜，在歡宴的賓客們散後，我們回到自己的新婚的洞房裏，只感到所有的什物都向我們慶祝地微笑着。全房中蕩溢着溫柔的、馨香的、如天鵝絨一般的空氣。那時我幸福得哭起來了，撲倒在白根的懷裏。他將我緊緊地擁抱着。我的全身似乎被幸福的魔力所熔解了。那時我只感到幸福，幸福……我幸福得幾乎連一顆心都痛起來。那時白根的擁抱就如幸福的海水把我淹沒了也似的，我覺着一切都是光明的，都是不可思議的美妙。

擁抱同是一樣的啊，但是在這將要離開俄羅斯的一夜……白根的擁抱只使我回味着過去的甜蜜，因之更爲發生痛苦而已。在那結婚的初夜，那時我在白根的擁抱裏，所見到的前途是光明的，幸福的，可是在這一夜，在這悲慘的一夜啊，伏在白根的擁抱裏。我所見到的只是黑暗與痛苦而已……天哪！人事是這樣地變幻！是這樣地難料！

——白根，親愛的！——我嗚咽着說：——我無論如何不願離開俄羅斯的國土，生爲俄羅斯人，死爲俄羅斯鬼……

——麗莎！別要說這種話罷！——白根哀求着說，——我們明天是一定要離開海參崴的，否則，我們的性命將不保……波爾雪委克將我們捉到，我們是沒有活命的啊。我們不逃跑是不可以的，麗莎，你不明白嗎？

——不，親愛的！我是捨不得俄羅斯的。讓波爾雪委克來把我殺掉罷，只要我死在俄羅斯的國土以內。也許我們不反抗他們，他們不會將我們處之於死地……

——你對於俄羅斯還留戀什麼呢？這裏已經不是我們的俄羅斯了。我們失去了一切，我

們還留戀什麼呢？我們跑到外國去，過着平安的生活，不都是一樣嗎？

——不，親愛的！讓我在祖國內被野蠻的波爾雪委克殺死罷……你可以跑到外國去……也許你還可以把俄羅斯拯救出來……至於我，我任死也要回到彼得格勒去……

我們哭着爭論了半夜，後來我終於被白根說服了。我們商量了一番：東京呢，哈爾濱呢，還是上海呢？我們最後決定了到上海來。聽說上海是東方的巴黎……

我們將貴重的物件檢點好了，於第二天一清早就登上了英國的輪船。當我們即刻就要動身上船的時候，我還是沒有把心堅決下來。我感覺到此一去將永遠別了俄羅斯，將永遠踏不到了俄羅斯的土地……但是白根硬匆促地，堅決地，將我拉到輪船上了。

我還記得那時我的心情是如何地淒慘，我的淚水是如何地洶湧。我一步一回頭，捨不得我的祖國，捨不得我的神聖的俄羅斯……別了，永遠地別了……此一去走上了迷茫的道路，任着浩然無際的海水飄去。前途啊，什麼是前途？前途只是不可知的迷茫，只是令人悚懼的黑暗。雖然當我們登上輪船的時候，曙光漸漸地展開，空氣異常地新鮮，整個的海參崴似乎從睡

夢中昂起，歡迎着光明的到來；雖然憑着船欄向前望去，那海水在晨光的懷抱中展着恬靜的微笑，那海天的交接處射着玫瑰色的霞彩……但是我所望見得到的，只是黑暗，黑暗，黑暗而已。

從此我便聽不見了那臨海的花園中的鳥鳴，便離開了那海水的晶瑩的，溫柔的懷抱；從此那別有風趣的山丘上，便永消失了我的足跡，我再也不能立在那上邊回顧彼得格勒，回顧我那美麗的鄉園——伏爾加河畔……

白根自然也懷着同樣的心情，這辭別祖國對於他當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我在他的眼睛裏，我在他那最後的辭別的話音裏。

——別了，俄羅斯……

看出他的心靈是如何地悲哀和顫動來，但是他不願意在我面前表示出他是具着這般難堪的情緒，而且佯做着毫不爲意的樣子。當輪船開始離岸的時候，白根強打精神向我笑道：

——麗莎麗莎奇喀！你看，我們最後總算逃出這可詛咒的俄羅斯了！

——爲什麼你說『這可詛咒的俄羅斯？』——我反問着他說道，——俄羅斯現在，當我要離開牠的時候，也許是當我永遠要離開牠的時候，對於我比什麼都親愛些，你曉得嗎？

我覺着我的聲音是異常悲哀地在顫動着，我的兩眼中是在激蕩着淚潮。我忽然覺着我是在恨白根，恨他將我逼着離開了親愛的俄羅斯……但我轉而一想，不禁對他又起了憐憫的心情：他也是一個很不幸的人啊！他現在向我說硬話，不過是要表示他那男子的驕傲而已。在內心裏，他的悲哀恐怕也不比我的爲淺罷。

——俄羅斯曾經是神聖的，親愛的，對於我們……但是現在俄羅斯不是我們的了！牠已經落到我們的敵人波爾雪委克的手裏，我們還留戀牠幹什麼呢？……

我聽了他的話，不再說什麼，回到艙房裏一個人獨自地啜泣。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如此地悲哀過。這究竟由於什麼，由於對於俄羅斯的失望，由於傷感自身的命運，還是由於對於白根起了憐憫或憤恨的心情……我自己也說不清楚。我啜泣着，啜泣着，得不到任何人的撫慰，就是有人撫慰我，也減少不了我的悲哀的程度。同船的大半都是逃亡者，大半都是與我們同一

命運的人們，也許他們需要着撫慰，同我需要着一樣的啊。各人撫慰各人自己的苦痛的心靈罷，這樣比較好些，好些……

我不在白根的面前，也許白根回顧着祖國，要發着很深長的嘆息，或者竟至於流淚。我坐在艙房裏，想像着他那流淚的神情，不禁更增加了對於他的憐憫，想即刻跑到他的面前，雙手緊抱着他的頸項，撫慰着他道：

——親愛的，不要這樣罷！不要這樣罷！我們終有回返祖國的一日……

艙房門開了，走進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貴婦人。她的形象和衣飾表示她是出身於高貴的階級，最觸人眼簾的，是她那一雙帶着穗子的大耳環。不待我先說話，她先自我介紹了自己：

——請原諒我，貴重的太太，我使你感覺着不安。我是住在你的隔壁房間裏的。剛才我聽見你很悲哀地哭泣着，不禁心中感動起來，因此便走來和你談談。你可以允許我嗎？

——自然囉，請坐。——我立起身來說。

——我是密海諾夫伯爵夫人——她坐下之後，向我這樣說道，表示出她有貴重的禮貌。我聽見了她是密海諾夫伯爵夫人，不禁對她更注意起來。我看她那態度和神情與她的地位相符合，便也就相信她說的是真實話了。

——敢問你到什麼地方去伯爵夫人！

我將我的姓名向她說了之後，便這樣很恭敬地問她。她聽了我的話，嘆了一口氣，改變了先前的平靜的態度，將兩手一擺，說道：

——到什麼地方去？現在無論到什麼地方去，不都是一樣嗎？

——一樣？——我有點驚愕地說道，——伯爵夫人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

——你不明白我的意思？——她有點興奮起來了。她將兩隻美麗的灰碧色的眼睛逼射着我。——我問你，你到什麼地方去呢？無論到什麼地方去，對於你不都是一樣嗎？

她說着帶着一點責問的口氣，好像他與我已經是久熟的朋友了。

我靜默着不回答她。

——我問你，你剛才爲什麼哭泣呢？你也不是同我一樣的人嗎？被驅逐出祖國的人嗎？我們失掉了俄羅斯，做了可憐的逃亡者了。無論逃亡到什麼地方去，我想，這對於我們統統都是一樣的，你說可不是嗎？

我點一點頭，表示與她同意。她停住不說了，向窗外望去，如有所思也似的。停一會，她忽然扭轉頭來向我問道：

——我剛纔聽見你哭泣的聲音，覺得是很悲悽的，你到底在俄羅斯失去了一些什麼呢？
——失去了一些什麼？難道說你不知道嗎？失去了一切，失去了安樂的生活，失去了美滿的，溫柔的夢，失去了美麗的伏爾加河，失去了彼得格勒……

——和你同艙房的，年輕的人，他是你的丈夫嗎？

——是的。——我點一點頭說。

——你看，你說你一切都失去了，其實你還是幸福的人，因爲你的丈夫還活着……

她忽然搖一搖頭（她的那兩只大耳環也就因之擺動了，）用藍花的絲手帕掩住了口

鼻，很悲哀地哽咽起來了。我一方面很詫異她的這種不能自持的舉動，一方面又很可憐她，但即時尋不出什麼話的安慰她。

——我真是失去了一切，——她勉強將心境平靜一下，開始斷續地說道：——我失去了……我的最貴重的丈夫……他是一個極有教養，極有學識的人，而且也是極其愛我的人……波爾雪委克造了反，他恨得了不得，便在伊爾庫次克和一些軍官們組織了恢復皇室的軍隊……不幸軍隊還沒十分組織好，他已經被鄉下人所組織的民團捉去殺掉了……

她又放聲哭起來了。我聽了她的話，不禁暗自慶幸：白根終於能保全性命，現在伴着我到上海去……我只想到自身的事情，反把伯爵夫人忘掉了。一直到她接着問我的時候，我纔將思想又重新轉移到她的身上。

——貴重的太太，你看我不是一個最不幸的人嗎？

——唉！人事是這般地難料！——她不待我回答，又繼續說道，——想當年我同米海諾夫伯爵同居的時候，那種生活是如何地安逸和有趣！我們擁有很多的財產，幾百頃的土地，我們

在伊爾庫次克有很高大的，莊嚴而華麗的樓房，在城外有很清幽的別墅……我們家裏時常開着跳舞會，賓客是異常地衆多……遠近誰個不知道米海諾夫伯爵，誰個不知道他的夫人！彷彿我們是世界上最知道，最知道如何過着生活的人……想起來那時的生活是如何地甜蜜！那時我們只以為可以這樣長久地下去……在事實上，我們也並沒想到這一層，我們被幸福所圍繞着，那裏有機會想到不幸福的事呢？不料霹靂一聲，起了狂風暴雨，將一切美妙的東西都毀壞了！唉！可惡的波爾雪委克……

——貴重的太太——伯爵夫人停了一會，又可憐而低微地說道：——我們現在到底怎麼辦呢？難道說我們的階級就這樣地消滅了嗎？難道說我們就永遠地被驅逐出俄羅斯嗎？啊，這是如何地突然！這是如何地可怕！

——不會的，伯爵夫人——我說着這話，並不是因為有什麼自信，而是因為見着她那般可憐的樣子，想安慰她一下。——我們不過是暫時地失敗了……

——不見得！——她搖了一下頭，很不確定地這樣說。

——你還沒有什麼，——她繼續說道，——你還有一個同患難的伴侶，而我……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……

——別要悲哀啊，伯爵夫人！我們現在是到上海去，如果你也打算到那兒去的話，那末將來我們可以住在一塊，做很好的朋友……

話說到此時，白根進來了，我看見他的兩眼濕潤着，如剛才哭過也似的……我可憐他，但是在伯爵夫人的面前，我好像又覺得自己是幸福的，而有點矜特的心情了。

從此我們同伯爵夫人便做了朋友。我犯了暈船的病症，嘔吐不已，幸虧伯爵夫人給我以细心的照料。我偶而立起病體，將頭伸向窗外眺望，只見白茫茫的一片，漫無涯際。傳到我們的耳際的，只有洶湧的波浪聲……好像波浪爲着我們的命運而哭泣着也似的。

五

上海，上海是東方的巴黎……

我會做過巴黎的夢，維也納的夢，羅馬的夢……我曾立定了志願，將來要到這些有名的都城旅行，或者瞻望現存的繁華，欣賞美麗的景物，或者憑弔那過去的，令人神思的往蹟。但這些都城對於我，都不過是繁華，偉大，莊嚴而已，他並沒幻想到在牠們之中有什麼特別的神異之趣味。牠們至多是比彼得格勒更繁華，更偉大，更莊嚴罷了。

但是當我幻想到上海的時候，上海對於我並不僅僅是這樣。中國既然是古舊的，龐大的，謎一樣的國度，那末上海應當是充滿着東方色彩的神奇而不可思議的，一種令歐洲人發生特別趣味的都會。總之，在上海我們將看見一切種種類類的怪現象，一切古舊的，東方的異蹟……因此，當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，讀到中國的歷史和地理，讀到這在世界上有名的大城，不禁異常地心神嚮往，而想要在無論什麼時候，一定與上海有一會面的因緣。

啊，現在我明白是到了上海了，是踏到中國的境地了。中國對於我們並不是那般的不可思議，上海對於我們並不是那般的充滿了謎一樣的神奇……而我們現在之所以來到這

東方的古國，這東方的巴黎，也不是爲着要做蜜月的旅行，也不是爲着要親上海的面目，更沒有懷着歡樂的心情，或隨身帶來了特別的興趣……不！我們是不得已而來到上海，我們是把上海當成舊俄羅斯的人們的逋逃藪了。

不錯，上海是東方的巴黎！這裏巍立着高聳的樓房，這裏充滿着富麗的、無物不備的商店，這裏響動着無數的電車、馬車和汽車。這裏有很寬敞的歐洲式的電影院，有異常講究的跳舞廳和咖啡館。這裏歐洲人的面上是異常地風光，中國人，當然是有錢的中國人，也穿着美麗的，別有風昧的服裝……

當我們初到上海時，最令我們發生興趣的，並引以爲異的，是這無數的，如一種特別牲畜的黃包車夫。我們坐在他們的車上面，他們彎着腰，兩手拖着車柄，跑得是那樣地迅速，宛然如同馬一樣。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。我們不會明白他們如何會有這般的本領。

再其次使我們發生興趣的，是那些立在街心中的，頭部繫着紅巾的，身量高大的，面目紅黑的印度巡捕。他們是那般地龐大，令人可怕，然而在他們面部的表情上，又是那般地馴服和

靜默。

再其次，就是那些無數的破衣襤褸的乞丐，他們的形像是那般地稀奇，可怕！無論你走幾步，你都要遇着他們。有的見着歐洲人，尤其是見着歐洲的女人，討索得更起勁，他們口中不斷地喊着：洋太太，洋太太，給個錢罷……

這就是令我們驚奇而又討厭的上海……

我們上了岸的時候，先在旅館內住了幾天，後來搬到專門爲外國人所設的公寓裏住。米海諾夫伯爵夫人同我們一塊，我們住在一間大房間裏，而她住在我們的隔壁——一間小房間裏。從此我們便流落在這異國的上海了，現在算起來已經有了十年。時間是這般地迅速……我們總是希望和上海不過是我們臨時的駐足地，我們終究是要回到俄羅斯的，然而現在我的命運已註定了我要死在上海，我要永遠地埋葬於異土……天哪！你怎樣纔能減少我的心靈上的苦痛啊！

我們從海參崴跑出來的時候，隨身帶了有相當數目的財產，我們也就依着牠在上海平

安地過了兩年。至於伯爵夫人呢？我沒便於問她，但她在上海生活開始兩年之中，似乎也很安裕地過着，沒感受着什麼缺陷。但是到了第三年……我們的生活便開始變化了，便開始了羞辱的生活！

當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經濟將要耗盡的時候，我催促白根設法，或尋得一個什麼職業，或開闢一個什麼別的來源……但是白根總是回答我道：

——麗莎，親愛的，這用不着啊。你沒有聽說波爾雪委克已經起了內訌嗎？你沒有聽說謝米諾夫將軍得了日本政府的援助，已經開始奪取西伯利亞了嗎？而且法國……美國……英國……現在正在進行武裝干涉俄羅斯的軍事聯盟……麗莎，親愛的，我相信我們很快地就要回到俄羅斯去的啊。我們沒有焦慮的必要……

但是白根的預言終於錯誤了。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日見強固起來，而我們的生活也就因之日見艱難起來，日見消失了確定的希望。

我們靜坐在異國的上海，盼望着祖國的好消息……白根每日坐在房裏，很少有出門的

時候。他的少年英氣完全消沈了。他終日蹙着兩眉，不時地嘆着氣。我們的桌子上供着尼古拉皇帝的肖像，白根總是向牠對坐着，有時目不轉睛地向牠望着，他望着，望着，忽然很痛苦地長嘆道：

——唉，俄羅斯，俄羅斯，你難道就這樣地死亡了嗎！

我真是不忍看着他這種可憐的神情！他在我的面前，總是說着一些有希望的硬話，但是我相信在他的心裏，他已是比我更軟弱的人了。我時常勸他同我一塊兒去遊玩，但他答應我的時候很少，總是將兩眉一皺，說道：

——我不高興……

他完全變了。往日的活潑而好遊玩的他，富於青春的力的他，現在變成孤僻的，靜寂的人了。這對於我是怎樣地可怕！天哪！我的青春的美夢爲什麼是這樣容易地消逝！往日的白根是我的幸福，是我的驕傲，現在的白根卻是我的苦痛了。

如果我出門的話，那我總是和米海諾夫伯爵夫人同行。我和她成了異常親密的，不可分

離的朋友。這在事實上，也逼得我們不得不如此：我們同是異邦的零落人，在這生疏的上海，尋不到一點兒安慰和同情，因此我們相互之間，就不得不特別增加安慰和同情了。她的大耳環依舊地帶着，她依舊不改貴婦人的態度。無事的時候，她總是爲我敘述着關於她的過去的生活：她的父親是一個有聲望的地主，她的母親也出自於名門貴族。她在十八歲時嫁與米海諾夫伯爵……伯爵不但富於財產，而且是一個極有教養的紳士。她與他同居了十年，雖然沒有生過孩子，但是他們夫妻倆是異常地幸福……

有時她忽然問我道：

——麗莎，你相信我們會回到俄羅斯嗎？

不待我的回答，她又繼續說道：

——我不相信我們能再回到俄羅斯去……也許我們的階級，貴族，已經完結了自己的命運，現在應是黑蟲們擡頭的時候了。——停一會，她搖一搖頭，嘆着說道：——是這樣地突然！是這樣地可怕！

我靜聽着她說，不參加什麼意見。我在她的眼光裏，看出很悲哀的絕望，這種絕望有時令我心神戰慄。我想安慰她，但同時又覺得我自己也是熱烈地需要着安慰……

虹口公園，梵王渡公園，法國公園，黃浦灘公園，遍滿了我和米海諾夫伯爵夫人的足跡。我們每日無事可做，只得藉着逛公園以消磨我們客中的寂苦的時光，如果我們有充足的銀錢時，那我們儘可逍遙於精美的咖啡館，出入於寬敞的電影院或徘徊於各大百貨公司之門，隨意購買自己心愛的物品，但是我們……我們昔日雖然是貴族，現在卻變成異鄉的零落人了。昔日的彼得格勒的奢華生活，對於我們已成了過去的夢幻，不可復現了。這異邦的上海雖好，雖然華麗不減於那當年的彼得格勒，但是牠只對着有錢的人們展着歡迎的微笑，牠可以給他們以安慰，給他們以溫柔，並給他們滿足一切的慾望。但是我們……我們並不是牠的貴客啊。

在公園中，我們看到異鄉的花木——牠們的凋殘與繁茂。在春天，牠們就發青了；在夏天，牠們就繁茂了；在秋天，牠們就枯黃了；在冬天，牠們就凋殘了。彷彿異鄉季候的更迭，並沒與祖

國有什麼巨大的差異。但是異鄉究竟是異鄉，祖國究竟是祖國。在上海我們看不見那連天的白雪，在上海我們再也得不到那在紛紛細雪中散步的興致。這對於別國人，白雪或者並不是什麼可貴的寶物，但這對於俄羅斯人——俄羅斯人是在白雪中生長的啊，他們是習慣於白雪的擁抱了。他們無論如何不能身在異鄉，忘懷那祖國的連天的白雪！

有一次，那已經是傍晚了，夕陽反射着牠的無力的，黃色的輝光。虹口公園已漸漸落到寂靜的懷抱裏，稀少了遊人的踪影。我與米海諾夫伯爵夫人並坐在池邊的長靠椅上，兩人只默默地呆望着池中的，被夕陽反射着的金色的波紋。這時我回憶起來彼得格勒的尼娃河，那在夕陽返照中尼娃河上的景物……我忽然莫明其妙地向伯爵夫人說道：

——伯爵夫人！我們還是回到俄羅斯去罷，回到我們的彼得格勒去罷……讓波爾雪委克把我們殺掉罷……這裏是這樣地孤寂！一切都是這樣地生疏！我不能在這裏再生活下去了！

伯爵夫人始而詫異地逼視着我，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，或以爲我發了神經病，後來她低

下頭來，嘆着說道：

——當然，頂好是回到俄羅斯去……但是白根呢？——她忽然將頭擡起望着我說道，
——他願意回到俄羅斯去嗎？

我沒有回答她。

夕陽漸漸地隱藏了自己的金影。夜幕漸漸地無聲無嗅地展開了。公園中更加異常地靜寂了。我覺得目前展開的，不是昏黑的夜幕，而是我的不可突破的鄉愁的羅網……

六

客地的光陰在我們的苦悶中一天一天地，一月一月地，一年一年地，毫不停留地過去，我們隨身所帶來到上海的銀錢，也就隨之如流水也似地消逝。我們開始變賣我們的珠寶，鑽石戒指，貴重的衣飾……但是我們的來源是有限的，而我們的用途卻沒有止境。天哪！我們簡直

變成爲什麼都沒有的無產階級了……房東呈着冷酷的面孔逼着我們要房錢，飯館的老板毫不留情地要斷絕我們的伙食……至此我才感覺得貧窮的痛苦，才明白金錢的魔力是這般地厲害。我們想告饒，我們想討情，但是天哪，誰個能給我們以稍微的溫存呢？一切一切，一切都如冰鐵一般的冷酷……

白根老坐在家裏，他的兩眼已睡得失了光芒了。他的頭髮蓬鬆着，許多天都不修面。他所能做到的，只是無力的嘆息，只是無力的對於波爾雪委克的詛咒，後來他連詛咒也不詛咒了。我看着這樣下去老不是事，想尋一條出路，但我是一個女人家，又有什麼能力呢？他是一個男子，而他已經是這樣了……怎麼辦呢？天哪！我們就這樣待死嗎？

——白根！——有一次我生着氣對他說道，——你爲什麼老是在家裏坐着不動呢？難道說我們就這樣餓死不成？房東已經下驅逐令了……我們總是要想一想方法才行罷……

——你與我怎麼樣辦呢？你看我能够做什麼事情？我什麼都不會……打仗我是會的，但是這又用不着……

我聽了他的這些可憐的話，不禁又是氣他，又是可憐他。當年他是那樣地傲慢，英俊，是那樣地風采奕奕，而現在卻變成這樣的可憐蟲了。

有一天我在黃浦灘公園中認識了一個俄國女人，她約模有三十歲的樣子，看來也是從前的貴族。在談話中我知道了她的身世：她的丈夫原充當過舊俄羅斯軍隊中的軍官，後來在田尼庚將軍麾下服務，等到田尼庚將軍失敗了，他們經過君士坦丁堡跑到上海來……現在他們在上海已經住了一年多了。

——你們現在怎麼樣生活呢？你們很有錢罷？——我有點很難為情地問她這麼兩句。她聽了我的話，溜我一眼，將臉一紅，很羞赧地說道：

——不挨餓已經算是上帝的恩惠了，那裏還有錢呢？

——他現在幹什麼呢？在什麼機關內服務嗎？

她搖一搖頭，她的臉更加泛紅了。過了半晌，她輕輕地嘆着說道：

——事到如今，只要能混得一碗飯吃，什麼事都可以做。他現在替一個有錢的中國人保

鏢……

——「怎麼？」我不待她說完，就很驚奇地問道，——「保鏢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——「你不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嗎？在此地，在上海，有許多中國的有錢人，他們怕強盜搶他們，或者怕被人家綁了票，因此僱了一些保鏢的人，來保護他們的身體。可是他們又不信任自己的同國人，因為他們是可以與強盜通氣的啊，所以化錢僱我們的俄羅斯人做他們的保鏢，他們以爲比較靠得住些。」

——「工錢很多嗎？」我又問。

——「還可以。七八十塊洋錢一月。」

忽然我的腦筋中飛來了一種思想：這倒也是一條出路。爲什麼白根不去試試呢？七八十塊洋錢一月，這數目雖然不大，但是馬馬虎虎地也可以維持我們兩個人的生活了。於是我帶着幾分的希望，很小心地問道：

——「請問這種差事很多嗎？」

——我不知道，——她搖一搖頭說道，——這要問我的丈夫洛白珂，他大約是知道的。

於是我也不怕難爲情了，就將我們的狀況詳細地告知了她，請她看同國人的面上，託她的丈夫代爲白根尋找這種同一的差事。她也就慨然允諾，並問明了我的地址，過幾天來給我們回信。這時正是六月的一天的傍晚，公園中的遊人非常衆多，在他們的面孔上，都充滿着閒散的，安逸的神情。雖然暑氣在包圍着大地，然而江邊的傍晚的微風，卻給了人們以涼爽的刺激，使人感覺得心快神怡。尤其是那些如蝴蝶也似的中國的女人們，在她們的面孔上，尋不出一點憂悶的痕跡，我覺得她們都是沈醉在幸福的海裏了。我看着他們的容光，不禁愴懷自己身世的四五年以前我也何嘗不是如她們那般地幸福，那般地不知憂患爲何事！我也何嘗不是如她們那般地豔麗而自得！但是現在……現在我所有的，只是目前的苦痛，以及甜蜜的舊夢而已。

可是這一天晚上，我卻從公園中帶回來了幾分的希望。我希望那位俄國夫人能够給我們以良好的消息，白根終於能得到爲中國人保鏢的差事……我回到家時，很匆促地就把這

種希望報告於白根知道了。但是白根將眉峯一皺，無力地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親愛的！你須知道我是一個團長啊……我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……怎麼好能爲中國人保鏢呢？這是絕對不能夠的，我的地位要緊……

我不禁將全身涼了半截。同時我的憤火燃燒起來了。我完全改變了我的過去的溫和的態度，把一切憐憫白根的心情都失掉了。我發着怒，斷續地說道：

——哼！現在還說什麼貴族的地位……什麼團長……事到如今，請你將就一些兒罷！你能够挨餓，如豬一般地在屋中睡着不動……我卻不能夠呵！我不能夠，我不能夠再忍受下去了，你曉得嗎？

他睜着兩隻失了光芒的，灰色的眼睛望着我，表現着充分的求饒的神情。若在往日，我一定又要懊悔我自己的行動，但是今天我卻忘卻我對於他的憐憫了。

——你說，你到底打算怎樣呢？——我又繼續發着怒道：——當年我不願意離開俄羅斯，你偏偏要逼我跑到上海來，跑到上海來活受罪……像這樣地生活着，不如痛痛快快地被波

爾雪委克捉去殺了還好些啊！現在既然困難到了這種地步，你是一個男子漢，應該想一想法子，不料老如豬一般睡在屋中不動……人家向你提了一個門徑，而你，你說什麼地位，說什麼不能夠失去團長的面子……唉，你說，你說，你到底怎麼樣打算呢？

鼻子一酸，不禁放聲痛哭起來了。我越想越懊惱，我越惱越哭得悲哀……這是我幾年來第一次的痛哭。這眼見着使得白根着了慌了。他走上前來將我抱着，發出很顫動的，求饒的哭音，向我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親愛的！別要這樣罷！你不說，我已經心很痛了，現在你這樣子……唉！我的麗莎啊！請你聽我的話罷，你要我怎樣，我就怎樣……不過我請求你，千萬別要提起過去的事情，因為這大使我難過，你曉得嗎？

女子的心到底是軟弱的……我對他生了很大的氣，然而他向我略施以溫柔的撫慰，略說幾句可憐的話，我的憤火便即時被壓抑住了。他是我的丈夫啊，我曾熱烈地愛過他……現在我雖然失卻了那般的愛的熱度，但是我不應當太過於使他苦惱啊。他是一個很不幸福的

人，我覺着他比我還不幸福些。我終於把淚水抹去，又和他溫存起來了。

我靜等着洛白珂夫人來向我報告消息……

第二天晚上洛白珂夫人來了。她一進我們的房門，我便知道事情有點不妙，因為我在她的面孔上已經看出消息是不會良好的了。她的兩眉蹙着，兩眼射着失望的光芒，很不愉快地開始向我們說道：

——……對不住，我的丈夫不能將你們的事情辦妥，因為……因為保鏢的差事有限，而我們同國的人，想謀這種差事的人，實在是太多了。無論你到什麼地方去，我的丈夫說：都會碰到我們的同國人，不知道他們有多少！例如，不久以前，有一個有錢的中國人招考俄國人保鏢，只限定兩個人；喂，你們知道有多少俄國人去報名嗎？一百三十六個！一百三十六個！你們看，這是不是可怕的現象……

她停住不說了。我聽了她的話，也不知是哭還是笑好。我的上帝啊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！

半晌她又繼續說道：

——我聽了我的丈夫的話，不禁感覺得我們這些俄僑的命運之可怕！這樣下去倒怎麼得了呢！……我勸你們能够回到俄羅斯去，還是回到俄羅斯去，那裏雖然不好，然而究竟是自己的祖國，……我們應當向波爾雪委克讓步。……

——唉！我何嘗不想呢？——我嘆了一口氣說道，——我悔恨我離開了俄羅斯的土地……就是在俄羅斯爲波爾雪委克當女僕，也比在這上海過着這種流落的生活好些。但是現在我們回不去了……我們連回到俄羅斯的路費都沒有。眼見得我們的命運是如此的。

白根在傍插着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算了罷，別要再說起俄羅斯的事情！你說爲波爾雪委克當女僕？你瘋了嗎？我……我們寧可在上海餓死，但是向波爾雪委克屈服是不可以的！我們不再需要什麼祖國和什麼俄羅斯了。那裏生活着我們的死敵……

白根的話未說完，米海諾夫伯爵夫人進來了。她呈現着很高興的神情，未待坐下，已先向

我高聲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我報告你一個好的消息。今天我遇着了一個俄國音樂師。他說，中國人很喜歡看俄羅斯女人的跳舞，尤其愛看裸體的跳舞。新近在各遊戲場內都設了俄羅斯女人跳舞的一場……薪資很大呢，麗莎，你曉得嗎？他說他可以爲我介紹，如果我願意的話，我已經決定了。怎麼辦呢？我已經什麼都吃光了，我不能就這樣餓死啊。我已經決定了……麗莎，你的意見怎麼樣呢？

我只顧聽伯爵夫人說話，忘記了將洛白珂夫人介紹與她認識。洛白珂夫人不待我張口，已經先說道：

——我知道這種事情……不過那是一種什麼跳舞呵！裸體的，幾乎連一絲都不掛……我的上帝！那是怎樣的羞辱！

伯爵夫人斜睨了她一眼，表示很氣憤她。我這時不知說什麼話爲好，所以老是沈默着。伯爵夫人過了半晌向我說道：

——有很多不愁吃不愁穿的人專會在傍邊說風涼話，可是我們不能顧及到這些了。而且跳舞又有什麼要緊呢？這也是一種藝術啊。這比坐在家裏守着身子，守着神聖的身子，然而有餓死的危險，總比較好些，你說可不是嗎？

洛白珂夫人見着伯爵夫人不快的神情，便告辭走了。我送她出了門。回轉房內時，伯爵夫人很氣憤地問我：

——這是那家的太太？我當年也會擺架子，也會說一些尊貴的話啊……她等着罷，時候到了，她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會說這些好聽的話了。

白根低着頭，一聲也不響。我沒有回答伯爵夫人的話。停一會，她又追問我道：

——麗莎，你到底怎樣打算呢？你不願意去跳舞嗎？

我底下頭來，深長地嘆了一口氣。這時白根低着頭，依舊一聲也不響。我想徵求他的意見，他願不願意我去執行那種所謂『裸體的藝術跳舞』……但是我想，他始終沒有表示反對伯爵夫人的話，這是證明他已經與伯爵夫人同意了。

七

過了幾日，我與伯爵夫人進了新世界遊戲場，幹那種所謂裸體的跳舞……日夜兩次……我的天哪，那是怎樣的跳舞啊！那簡直不是跳舞，那是在觀衆面前脫得精光光的，任他們審視我們的毫無遮掩的肉體，所謂女人的曲線美……那是如何地無恥，如何地猥褻，如何地下賤！世界上真有許多說不出來，而可以做得到的事。情我現在簡直不明白我那時怎樣就能做那種無恥的、下賤的勾當。我不是一個貴重的團長的夫人嗎？我不是一個俄羅斯的貴族婦女嗎？我不是曾被稱爲一朵純潔的、神聖不可侵犯的、驕豔的白花嗎？但是我墮落到了這種羞辱的地步！我竟能在萬人面前赤露着身體，而且毫無體態地搖動着，以圖博得觀衆的喝彩。我的天哪，那是怎樣地令人嘔吐，怎樣地出人意想之外！迄今想來，我還是爲之面赤啊……

我還記得我第一次上臺的時候……在我還未上臺之先，我看見伯爵夫人毫不羞赧地

將全身衣服脫下，只遮掩了兩乳和那一小部分……接着她便彷彿很得意似地跑上臺去……她開始擺動自己的肥臂，伸展兩隻玉白的臂膀……她開始跳起舞來……我的天哪，這是怎樣的跳舞啊！這難道說是跳舞麼？若說這種是藝術的跳舞，那我就希望世界上永無這種跳舞的藝術罷。這簡直是人類的羞辱！這簡直是變態的荒淫！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是誰個想出來的。我要詛咒他，我要唾棄他……

伯爵夫人退了場，我在臺後邊聽見那些中國人呼哨起來，『再來一個！』『再來一個！』……這種野蠻的聲音簡直把我的心膽都震落了。我再也沒有接着伯爵夫人上臺的勇氣。我本來已經將衣服脫了一半，但是忽然我又把衣服穿起來了。伯爵夫人赤裸裸地立在我的面前，向我射着詫異的眼光。她向我問道：

——你怎麼樣了，麗莎？

——我不能够，我不能够！這樣我會羞辱死去，伯爵夫人，你曉得嗎？我要離開此地……我不能够啊，我的天哪……

——麗莎，你瘋了嗎？——伯爵夫人起了驚慌的顏色，拍着我的肩，很急促地說道：——這樣是不可以的啊！我們已經與主人訂了約，……事到如今，麗莎，只得這樣做下去罷。我們不能再顧及什麼羞辱不羞辱了。你要知道，我們不如此便得餓死，而且已經訂了約……

她不由分說，便代我解起衣來。我沒有抵抗她。我眼睜睜地看着我的肉體，無論那一部分，毫無遮掩地呈露出來了。我彷彿想哭的樣子，但我的神經失了作用，終於沒哭出聲來。所謂團長夫人的尊嚴，所謂純潔的驕豔的白花，……一切，一切，從此便沒落了，很羞辱地沒落了。

我如木偶一般走上了舞臺，……我的耳鼓裏震動着那些中國人的呼哨聲、笑語聲、鼓掌聲。我的眼睛裏閃動着那些中國人的無數的俗惡而又奇異的眼睛。那該是如何可怕的，刺人心靈的眼睛啊！……始而我癡立了幾分鐘，就如木偶一般，我不知如何動作纔是，這時我的心中只充滿着空虛和恐怖，因為太過於恐怖了，我反來好像有點鎮定起來。繼而我的腦神經跳動了一下，我明白了長此癡立下去是不可能的，於是我便跳舞起來。我也同伯爵夫人一樣，開始擺動我的臀部，伸展我的兩膀，來回在舞臺上跳着……上帝啊，請你赦我的罪過罷！這是

怎樣的跳舞啊！我不是在跳舞，我是在無恥地在人們面前污辱我的神聖的肉體。那些中國人，那些俗惡而可恨的中國人，他們是看我的跳舞麼？他們是在滿足他們的變態的獸慾啊。不料從前的一個貴族的俄羅斯婦女，現在被這些俗惡而可恨的中國人姦淫了。

從此我同伯爵夫人便在新世界遊戲場裏，做着這種特別形式的賣淫的勾當……

我明白了：麵包的魔力比什麼都要偉大，在牠的面前，可以失去一切的尊嚴與純潔。只要肚子餓了，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出來：男子可以去當強盜，或去做比當強盜還更壞些的事情；女子可以去賣淫，作賤自己的肉體……現在我自己就是一個明確的例證。當我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的時候，我是如何將自己的肉體看得寶重，不讓牠渲染着一點微小的塵埃。但是現在……我的天哪！我成了一個怎樣的不知自愛的人了！

我明白了：金錢是萬惡的東西，世界上所以有一些黑暗的現象，都是由於牠在作祟。牠也不知該犧牲了多少人！我現在就是一個可憐的犧牲者了。如果野蠻的波爾雪委克，毫不知道一點兒溫柔爲何如的波爾雪委克，他們的目的是在於消滅這萬惡的金錢，那我，一個被金錢

所犧牲掉了的人，是不是有權來詛咒他們呢？！唉！矛盾，矛盾，一切都是矛盾的……

我由這種特別賣淫所取得的代價，勉強維持着我同白根兩人的生活。白根似乎很滿意了。他現在的面貌已經不如先前的苦愁了，有時也到街上逛逛。在街上所得到的印象，他用之作爲和我談話的資料。他一面向我格外獻着殷勤，一面很平靜地過着，好像我們的生活已經很好了，他因之消滅了別種的慾望。他現在很少提到祖國和波爾雪委克的事情。有時很滿意地向我說道：

——親愛的麗莎！你老記念着什麼祖國，什麼俄羅斯，你看，現在我們在異國裏不也是可以安安穩穩地過着生活嗎？讓鬼把什麼祖國，什麼俄羅斯，什麼波爾雪委克拿去罷，我們不再需要他們了……

——但是你以爲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很好的了嗎？你不以這種生活爲可恥嗎？

我這樣問着他，忽然覺得起了一種厭惡他的心情。我覺着他現在變成了這末一個渺小的、低微的、卑鄙的人了。他現在連什麼希望都沒有了。什麼漂亮的外交官，什麼駐巴黎的公使，

什麼威風赫赫的將軍……這一切一切對於他已經成爲他的死滅了的願望了。上帝啊，請你原諒我！我現在還愛他什麼呢？他的風采沒有了，他的願望也沒有了，他成了這末一個卑微的人了，他還有什麼東西值得我的愛情呢？上帝啊！請你原諒我！……

伯爵夫人現在開始醉起酒來了。有時舞罷歸來，已是深夜了，他獨自一人在房中毫無限制地飲着酒，以至於沈醉。我在隔壁時常聽着她哀婉地唱着那過去時代的幸福的歌。有時在更深人靜的時分，她低聲地哭泣着，如怨如訴，令聽者也爲之酸鼻。好可憐的伯爵夫人啊！昔日的俄羅斯的驕子，而今卻成爲異邦的飄流的怨婦了……但是伯爵夫人在我他的面前，很少有示弱的時候。她總是高興着，彷彿現在的生活，並不增加她心靈上的或肉體上的苦楚。

——麗莎！我們就這樣地生活下去罷，——有時她強帶着笑容向我說道：——世界上比我們還不幸的人多着呢。我們是藝術的跳舞家啊，哈哈……麗莎，你還不滿足嗎？

我向她說什麼話好呢？她能够強打着精神，裝着無憂無慮的樣子，而我卻不能夠啊。我聽了她的話之後，總是要哭起來。天哪！她問我：『你還不滿足嗎？』我滿足什麼呢？我滿足我自己

的這種羞辱的生活嗎？麗莎還有一顆心，麗莎的靈魂還未完全失去，因此麗莎也就不能勉強地說一句『我滿足了。』麗莎，可憐的麗莎，她永遠地悲哀着自己的命運……現在，到了她決定走上死滅的路的時候，她還是悲哀着自己的命運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墳墓去。

幸運的人總是遇着幸福的事，反之，不幸的人總是遇着不幸的事。例如我們……如果我們長此在新世界遊戲場裏跳舞下去，雖然是很不體面的事情，但還也罷了。然而我們的倒霉的命運，大概是爲惡魔所註定了，就是連這種羞辱的職業也不能保存下去。我們平安地過了幾個月，白根滿意，伯爵夫人滿意，我雖然感着無限的痛苦，然也並不再做其他的妄想了。我們實指望命運已經把我們捉弄得太够了，決不會再有殘酷的事情到來。但是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是這樣地苛待我們！你是這樣地不憐憫我們！……

工部局忽然下了命令，說什麼裸體跳舞有傷風化，應嚴行禁止云云……於是我們的飯碗打破了。就是想在人衆面前，毫無羞辱地擺動着自己的赤裸的肉體，以冀獲得一點兒麵包的代價，這已經是不可得了！我也許與工部局同意，以爲裸體跳舞是有傷風化的行爲，也許我

深切地痛恨這種不合乎禮教的行爲……但是，我的天哪，我的飯碗要緊啊！我不得不痛恨工部局，痛恨牠好生多事。讓一切的風化都傷壞了罷，這於你工部局，於你這些文明的歐洲人有什麼關係呢？你們這些假君子啊！你們爲什麼要替野蠻的中國人維持風化呢？

當我聽到工部局禁止裸體跳舞的消息，我生了兩種相反的心情：一方面我歡欣着，我終於拋棄這種羞辱的職業了，啊，上帝保佑……一方面我又悲哀着，今後我們又怎麼生活下去呢？討飯嗎？……於是我哭起來了。白根也垂着頭嘆起氣來。他不敢向我說話——我近來待他是異常地嚴厲，如果在我快的時候，他是不敢向我說話的啊。可憐的白根！他現在的心境是以我的喜怒哀樂爲轉移了。

伯爵夫人始而關在自己的小房裏，嚶嚶地哭泣了一個多鐘頭。後來她忽然跑到我們的房裏，一面拭着她剛哭紅了的眼睛，一面放着堅決的口氣向我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你在哭什麼呢？別要哭罷！反正現在我們是不會餓死的啊！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純潔、尊嚴，以及我們的羞恥心，統統都失去了，我們還顧忌什麼呢？你知道像我們這樣的女人，

這樣還有點姿色可以引誘男人的女人，是不會沒有飯吃的。我已經決定什麼都不管了……
反正我們已經是墮落的人了，不會再引起任何人的同情了。麗莎，讓我們墮落下去罷，我們的命運是如此的……別要哭罷！別要哭罷！當我們失去一切的尊嚴的時候，我們是有出路的，……我們的肉體就是我們的出路……

她說完了這些話，當我還未來得及表示意見的時候，忽然轉過身去，奔到自己的房裏，又重新放聲痛哭起來。她的哭聲是那樣的悲哀，是那樣的絕望，又是那樣地可怕。我覺着我的心膽都破裂了……我停住不哭了……我的神經漸漸失了作用，到後來我陷入到無感覺的、木偶一般的狀態。

上帝啊，你是在捉弄我們呢，抑是我們的命運爲惡的巨神所註定了，你沒有力量將牠挽回呢？你說，你說，你說呀！

八

我記得……天哪，我又怎麼能够不記得呢？……那一夜，那在我此生中最羞辱的一夜……固然，幾年來像這一夜的經過，也不知有多少次，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。英國人、法國人、美國人，甚至於有一次還是黑人，那面目如鬼一般可怕的黑人……只要有錢，任你什麼人，我都可以同你過夜，我都可以將我這個曾經是過純潔的，神聖不可侵犯的肉體，任你享受，任你去蹂躪。在我的兩腕上也不知枕過了多少人，在我的口唇上也不知黏染了許多具有異味的，令人作嘔的涎沫，在我的……上帝啊，請你赦免我的罪過罷，我將你所給與我的肉體踐踏得太厲害了。

是的，這幾年來的每一夜，差不多都被我很羞辱地過去。但是，那一夜……那是我的生命史中最羞辱的初夜啊！我記得，我又怎麼能够不記得呢？從那一夜起，我便真正地做了娼婦，我便真正地失了貞潔，我便真正地做了人們的獸慾發洩器……這是伯爵夫人教導我這樣做的。她說，當我們失去一切的尊嚴的時候，我們是有出路的，我們的肉體就是我們的出路……啊，這是多末好的出路啊！毫不知恥地出賣自己的肉體……天哪，當時我爲什麼沒有自殺的

勇氣呢？我爲什麼竟找到這末一條好的出路呢？死路，死路，死路要比這種出路好得多少倍啊！

……

我記得，那是在黃浦灘的花園裏……已是夜晚十點多鐘的光景，晚秋的江風已經使人
感覺得衣單了。落葉沙沙地作響。園中尙來往着稀疏的遊人，在昏黃的電燈光下，他們就好像
如寂靜的鬼的幻影也似的。我坐在靠近欄杆的椅子上，面對着江中的忽明忽暗的燈火，暗自
傷感自己的可憐的身世。我哭了，一絲一絲的淚水從我的眼中流將下來，如果牠們是有靈魂
的，一定會落到江中，助長那波浪的澎湃——牠們該含蘊着多末深的悲哀啊。

伯爵夫人勸我像她一樣，徘徊於外白渡橋的兩頭，好勾引那尋樂的客人……我怕羞，無
論如何不願如她一樣地做去。於是我便走到花園裏，靜悄悄地向着靠近欄杆的椅子坐下。這
時我的心是如何地恐懼，又是如何地羞赧，現在我真難以用言語形容出來。這是我的第一次
……我完全沒有習慣啊。天哪，我做夢也沒曾想到我會在這異國的上海，在這夜晚的花園裏，
開始勾引所謂尋樂的「客人」做這種所謂「生意」！當我初到上海的時候，有時我在夜晚

間從花園裏歸去，我看見許多徘徊於外白渡橋兩頭的女人，她們如幽魂也似的，好像尋找什麼，又好像等待什麼……我不明白她們到底是在做什麼。現在我明白了，我完全地明白了。因為伯爵夫人現在成爲了她們之中的一個，而我……

有時我坐在花園中的椅子上，在我除開感傷自己的身世而外，並沒有什麼別的想法，更沒想起要勾引所謂尋樂的客人。但是尋樂的客人是很多的，有的向我丟眼色，有的向我身邊坐下，慢慢地向我攀談，說一些不入耳的調戲話……那時我是如何地厭惡他們啊！我厭惡他們故意地侮辱我，故意地使我感覺得不愉快。我本是一朵驕豔的白花，我本是一個尊貴的俄羅斯的婦女，曾受過誰的侮辱來？而現在……他們居然這般地輕視我，這實在是使我憎恨的事情啊。

現在我明白了。他們把每一個俄羅斯的女人都當做娼妓，都當做所謂做『生意的』……在事實上，這又何嘗不是呢？你看，現在伯爵夫人也做了外白渡橋上的幽魂了。麗莎，曾被稱爲貴重的麗莎，現在也坐在黃浦灘花園中等待客人了……

我正向那江中的燈火望得出神，忽然我聽見我身後邊的腳步聲，接着便有一個人在我身旁坐下了。我的一顆心不禁撲撲地跳將起來，我想要跑開，然而我終沒有移動。我不敢扭過頭來看看到底是一個什麼人，我怕，我真是怕得很啊……

——夫人，——他開始用英語向我說道，——我可以同你認識一下嗎？

若在往時，唉，若在往時，那我一定很嚴厲地回答他道：

——先生，你錯了。並不是每一個女人都爲着同人認識而纔來到花園裏的！

但是，在這一次，我卻沒有拒絕他的勇氣了。我本來是爲着勾引客人，纔夜晚在花園裏坐着，現在客人既然到手了，我還有什麼理由來拒絕他呢？於是我沈默了一會，很不堅決地、慢慢地將頭扭轉過來。天哪，我遇見鬼了嗎？這是一個龐大的、面孔烏黑的印度人……他的形象是那樣地可怕！他的兩眼是那樣地射着可怕的魔光！我不禁嚇得打了一個寒戰，連忙立起身來跑開了。印度人跟在後邊叫我：

——站住罷！別要怕啊！我有錢……我們印度人是很溫和的……

我一聲也不回答他，跑出花園來了。我剛走到外白渡橋中段的時候，迎面來了彷彿是一個美國人的樣子，有四十多歲的光景，態度異常是紳士式的。他向我溜了幾眼，便停住不走了，向我不客氣地問道：

——我可以同你一道兒去嗎？

我定了一定驚慌的心，毫不思索地答道：

——可以。

於是我便把他帶到家裏來了……天哪，我帶到家裏來的不是親戚，不是朋友，也不是情夫，而是……唉，而是一個不相識的、陌生的客人！我現在是在開始做生意了。

白根向客人點一點頭，便很難堪地，然而又無可奈何地走了出去。美國人見他走出去了，便向我問道：

——他是你的什麼人呢？

我這時總感覺到我的臉是在紅漲得發痛。我羞赧得難以自容，恨不得立刻地死去，又恨

不得吐美國人一臉的唾沫，向他罵道：『你是什麼東西，敢把我的丈夫趕出去了啊……』我又恨不得把白根趕上，問他爲什麼是這樣地卑微，能够將自己的老婆讓與別人……但是我的理性壓住了我的感情，終於苦笑着說道：

——他是我的朋友……

——你有丈夫嗎？——這個可惡的美國人又這樣故意地追問我。

——沒有。——我搖了一搖頭說。

於是從這時起，白根便變成爲我的朋友了。我沒有丈夫了……天哪，這事情是如何地奇特又是如何地羞辱！爲夫的見着妻把客人帶到家裏來了，自己靜悄悄地讓開，彷彿生怕會擾亂了客人的興緻也似的。爲妻的得着丈夫的同意，毫不知恥地從外邊勾引來了陌生的客人，於是便同他……而且說自己沒有丈夫了……我的上帝啊，請你懲罰我們罷，我們太卑鄙得不堪了！

記得在初婚的蜜月裏……那時白根該多麼充滿了我的靈魂！他就是我的唯一的理想，

他就是我的生命，他就是我的一切。那時我想道，我應當爲着白根，爲着崇高而美妙的愛情，將我的純潔的身體保持得牢牢地，不讓牠黏染到一點的污痕，不讓牠被任何一個男子所侵犯。我應當珍貴着我的美麗，我應當保持着我的靈魂如白雪一般的純潔……總而言之，除開白根而外，我不應當再想到其他世界上的男子。

有一次，我聽見一個軍官的夫人同着她的情夫跑掉了……那時我是如何地鄙棄那一個不貞節的女人！我就是想像也不會想像到我會能叛變了白根，而去同另一個男子相愛起來。那對於我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是要受上帝懲罰的事情。但是到了現在……曾幾何時呢……人事變幻得是這般地快！我居然彰明昭著地將客人引到家裏，而且這是得着了白根的同意……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難道說現在的我已經不是從前的麗莎了嗎？已經成了別一個人了嗎？

在我的臂膀上開始枕着了別一個人的頭，在我的口脣上開始吻着別一個人的口脣……我的天哪，這對於我是怎樣地不習慣，是怎樣地難乎爲情！從前我沒想像得到，現在我居

然做得到了。現在同我睡在一起的，用手渾身上下摩弄着我的肉體的，並不是我的情夫，而是我的客人，第一次初見面的美國人。這較之那個同情夫跑掉了的軍官夫人又如何呢？……

我在羞辱和恐懼的包圍中，似乎失了知覺，任着美國人搬弄。他有搬弄我的權利，因為我是在做生意，因為我在這一夜是屬於他的。他問了我許多話，然而我如木偶一般並不回答他。如果他要……那我也就死挺挺地任所欲為，毫不抵抗。後來他看見我這般模樣，大概是很掃興了，便默默地起身走了。他丟下了十塊錢紙票……唉，只這十塊錢紙票，我就把我的肉體賣了！我就把我自己放到最羞辱的地位！我就說我的丈夫沒有了！雖然當我同他睡覺的時候，白根是在門外邊，或是在街上如幽魂也似地流浪着……

美國人走了之後，不多時，白根回來了。這時我有點迷茫，如失了什麼寶物也似的，又如錯走了道路，感覺得從今後便永遠陷入到不可測的深淵的底裏了。我躺在牀上只睜眼望着他，他也不向我說什麼，便解起衣來，向剛纔美國人所躺下的位置躺下。我的天哪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白根是我的丈夫呢，還是我的客人呢？……

忽然我如夢醒了一般，將手中的紙票向地板摔去，嚎啕痛哭起來了。我痛哭我的命運；我痛哭那曾經是美妙，然而現在已經消失去了的神聖的愛情……我痛哭驕豔的白花遭了劫運，一任那無情的雨摧殘。我痛哭，因為在事根實上，我同白根表現了舊俄羅斯的貴族的末路。上帝呵！我除了痛哭，還有什麼動作可以表示我的悲哀呢？

——麗莎，你是怎麼了呀？那個可惡的美個人得罪你了嗎？親愛的，別要這樣哭了罷！我還是繼續痛哭着，不理他。我想一股碌翻起身來，指着他的臉痛罵一頓：

——你這不要臉的東西，你還能算是我的丈夫嗎？你連自己的老婆都養活不了，反累得老婆賣淫來養活你，你還算是一個人嗎？爲着得到幾個買麵包的錢，你就毫不羞臉地將老婆賣給人家睡覺嗎……

但是我轉而一想，我就是不詛罵他，他已經是一個很不幸的人了。世界上的男子有那一個情願將自己的老婆讓給別人玩弄呢？可憐的白根！可憐的白根！這並不是他的過錯啊。這是我們的已經註定了的命運。

這時我聽見了隔壁伯爵夫人的屋間內有着噓笑的聲浪……我沒有精神聽將下去，慢慢地在白根的撫慰的懷抱中睡着了。

九

從此我便成了一個以賈淫爲業的娼妓了。英國人、法國人、美國人、中國人……算起來，我真是一個實際的國際主義者，差不多世界上的民族都被我嘗試過遍了。他們的面貌、語言、態度，雖然不一樣，雖然各有各的特點，然而他們對我的看法卻是一致的。我是他們的獸慾發洩器，我是他們的快樂的工具。我看待他們也沒有什麼差別，我只知道他們是我的顧主，他們是我的客人，其他我什麼都不問。能够買我的肉體的，法國人也好，中國人也好，就是那黑得如鬼一般的菲洲人也未始不可以。但是我在此地要聲明一句，我從沒有接過印度人，天哪，他們是那樣地龐大，是那樣地可怕，是那樣地不可思議……

近兩年來，上海的跳舞場如雨後春筍一般地發生了。這些俗惡而迂腐的中國人，他們也漸漸講究起歐化來了。這十年來，我可以說，我逐日地看着上海走入歐化的路：什麼跳舞場哪，什麼咖啡館哪，什麼女子剪髮哪，男子着西裝哪……這些新的現象都是經過我的眼簾而發生的啊。

自從有了很多的跳舞場以後，我同伯爵夫人便很少有在外白渡橋上或黃浦灘花園裏徘徊的時候了。我們一方面充當了舞女，同時仍繼續做着我們的生意，因為在跳舞場中更容易找到客人些……而且這也比較文明得多了，安逸得多了。在那露天裏踱來踱去，如幽魂似的，那該是多末討厭的事情啊！而且有時遇着了好的客人，在輕鬆的香檳酒的陶醉中——當然吃啤酒的時候為多啊。——緩步曼舞起來，倒也覺得有許多浪漫的意味。在這時候，上帝啊，請你原諒我：我簡直忘卻了一切；什麼白根，什麼身世的悽愴，什麼可惡的波爾雪委克，什麼金色的高加索，什麼美麗的伏爾加河畔的景物……一切對於我都不存在了。不過有時候，忽然……我記起了一切……我原是一朵驕豔的白花啊！我原是一位團長的夫人啊！而現在做了

這種下賤的舞女，不比舞女還要下賤些的賣淫婦……於是我便黯然流淚，感傷身世了。我的這種突然的情狀，時常使得我的客人驚不訝已。唉，他們那裏曉得我是什麼出身！他們那裏曉得我的深切的悲哀！就使他們曉得，他們也是不會給我一點真摯的同情的。

這是去年冬天的事情。有一次……我的天哪，說起來要嚇煞人……在名爲黑貓的跳舞場裏，兩個水兵，一個是英國水兵，一種是葡萄牙水兵，爲着爭奪我一個舞女，吃起醋來，始而相罵，繼而使各從腰中掏出手槍，做着要放的姿勢。全跳舞場都驚慌起來了，膽小一點的舞女，有的跑了，有的在桌下躲藏起來。我這時嚇得糊塗了，不知如何動作纔是。忽然那個英國水兵將手一舉，砰然一聲，將別一個葡萄牙水兵打倒了……天哪，那是如何可怕的情景！我如夢醒了一般，知道鬧出來了禍事，便拚命地跑出門來。當我跑到家裏的時候，白根看見我的神情不對，便很驚慌地問我道：

——你，你，你是怎麼了呀？病了嗎？今晚回來得這樣早……

我沒有理他，便伏倒在牀上痛哭起來了。我記得……我從前讀過許多關於武士的小說。

中世紀的武士他們以向女人服務爲光榮；他們可以爲女人流血，可以爲女人犧牲性命，只要能保障得爲他們所愛的女人的安全，只要能博得美人的一笑。當時的女人也就以此爲快慰；如果沒有服務的武士，卽是沒有顛倒在石榴裙下的人，那便是對於女人的羞辱。因此我便幻想着：那時該多麼羅曼諦克，該多麼富於詩意。頂好我也有這末樣幾個忠心的武士啊……但是現在我有了這末樣兩個武士了，這末樣兩個勇敢的水兵！他們因爲爭着和我跳舞，便互相用手槍射擊起來。這對於我是光榮呢，還是羞辱呢？喂，這完全是別的一種事！這裏沒有羅曼諦克，這裏也沒有什麼詩意，對於我，有的只是羞辱、羞辱、羞辱而已。

這種事情經過的幸而不多，否則，我不羞辱死，也得活活地嚇死了。現在，當我決意要消滅自己的生命的時候，反來深深地悔恨着：爲什麼當時的那個英國水兵的手槍不射在我的身上呢？如果射在我的身上，那對於我豈不是很痛快的事情嗎？那樣死法真是簡便得多呢。但是上帝不保佑我，一定要我死在我自己的手裏……

自從我進了跳舞場之後，我們的生活比較富裕些了。白根曾一度尋到了店夥的職業，但

是不久便被主人開除了，說他不會算帳，幹不來……因此他又恢復了坐食的狀態。眼見得他很安於我們現在的生活狀況了。他的兩眼雖然消失了光芒，在他的動作上雖然再找不出一點英俊的痕跡來，但是他卻比從前肥胖得多了。在地位上說來，我成了主人，他成了奴僕，因為家務瑣事：什麼燒飯吃哪，整理房間哪，爲我摺疊衣服哪……這都是他的職務，我差不多一點都不問了。

當我把客人引到家時，他就靜悄悄地走出去；候客人走了時，他又回來。起初，他看見我把客人引到家來，或者在門外聽見我同客人的動作，他雖然沒有什麼表示，但總覺得有點難堪的神情。當然的，誰個情願把自己的老婆送給別人玩弄呢？但是到了後來，這對於他就成爲很平淡的常事了。他不但因着這事而煩惱，而且，如果那一晚我獨自一個回到家來，這反來要使他失望，要使他不愉快。

有時我竟疑惑起來：白根是不是我的丈夫呢？我到底是白根的什麼人呢？如果我同白根還有着夫妻的關係，那末爲什麼白根能平心地看着我同任何一個男人睡覺，而不起一點兒

憤怒和醋意呢？爲什麼我能坦然地在丈夫的面前同着別人做那種毫無羞恥的事情呢？我的天哪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這是我的白根嗎？這是我的丈夫嗎？這是我曾經在許多情敵的手中奪回來的愛人嗎？這就是我十年以前當做唯一的理想的那個人嗎？這是蓮嘉處心積慮要從我的手中奪去的那個風采奕奕的少年軍官嗎？唉，我的天哪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蓮嘉，蓮嘉，你現在是不是還活着呢？是不是還記念着你失去了的白根呢？你把他拿去罷！唉，我不要他了，我不要他了……

那是一九一六年的夏天……在離彼得格勒不遠的避暑山莊……午後我和我的親密的女友蓮嘉走到林中去採野花，那各式各样的野花。林木是異常地高聳而繁茂；我們走入林中，只感覺得清涼的氣息，時而嗅着一種野蘭的芳香，就同進入了別一天地也似的，把什麼東西都忘懷了。我穿着一身白紗的輕衣，這是因爲我時常做着白衣仙女的夢。蓮嘉的衣服是淡綠色的，襯着她那副玫瑰色的臉龐，在這寂靜的深林中，幾乎要使我疑惑她是天上的仙人了。啊，她是那般地美麗……但是我美麗不美麗呢？這件事情，到了後來我戰敗了蓮嘉的時候，就

可以證明了。

我們在林中走着走着，目前的感覺使我生了許多羅曼諦克的幻想：這是多末富於美妙的詩意的所在……我們兩個美麗的少女，在這神祕的深林裏，攜着手兒走着，低唱着溫柔而動人心靈的情歌……忽然林中出現來了一個漂亮的少年，向着我們微笑，接着便走向前來，吻我們的手，接着便向我們求婚，向我們表示愛慕……啊，這是多末有趣而不可思議的事啊。於是我不由自己地笑起來了。蓮嘉莫明其妙地睜着兩隻大眼向我望着，不知道我遇着了什麼事情，我便把我的幻想告訴她了。

——啊哈，原來你想的盡是這些事情，——蓮嘉帶譏諷地笑着說道，——快地嫁人罷，不然，你一定要想煞了。

——蓮嘉，親愛的，你不要胡說罷。你應當知道一個人，尤其是我們這般年輕的少女，時常要發生着一種神祕的，羅曼諦克的情緒，這種情緒是很富有詩意的啊……

話未說完，我真地在我的面前見着了——一個向我們微笑着的少年：他穿着一身軍服，目炯

炯而發光，顯得是異常地英俊；但是在他的笑容上，他又是那般地可愛，那般地溫柔……這實在與我適纔幻想的那個少年差不多……我有點迷惑了。我不能斷定我目前的現象是真的還是假的，我是在做夢還是在清醒的狀態中。我用手將眼揉了一下，想道，莫非是我眼花了不成……我的思想還沒有完結，便聽到那位少年軍官發出一種令人感覺到愉快的聲音：

——貴重的小姐們，請你們寬恕我，我擾亂了你們的遊興了。

好說話的蓮嘉接着便向他問道：

——你是什麼人？

——我是軍官學校的學生，白根……

——你來此地幹什麼呢？——蓮嘉又接着問他，他沒有一點兒拘束，同時又是很和善，很有禮貌的樣子，笑着回答我們說：

——你們看，這種好的天氣，在這林中散步，真是很美妙的事情呢。我住得離此地不遠，是住在一所避暑的別墅裏，我的姑母家裏。今天午後興緻來了，所以我使一個人走出來散步。不

料無意中我遇着了你們，這真是使我引以為榮幸的事情。請問你們二位也是住在這個林子附近嗎。

——是的。——我點一點頭說。這時我覺得他的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。我不禁起了一種為我所不認識的感覺：說是畏怯也不是畏怯，說是羞赧也不是羞赧，說是愉快也不是愉快，總而言之，我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覺。

——貴重的小姐們，——這位少年軍官又開始說道，——你們連想像都想像不到我是怎樣感覺着愉快啊！你們知道嗎？在未見到你們的面之前，我剛剛發了一種癡想：在這樣有神秘性的、充滿着詩意的、寂靜的林中，我應當遇着一個神女罷，一個不可思議的神女罷，……不料，果然，現在我遇見了你們，……你們說這不是奇跡嗎？

蓮嘉聽了他的話，望着我笑，雖然她沒有告訴我她為什麼笑，但是我已經明白她的意思了。她是在向我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你看，你的幻想實現了。快和你的漂亮的少年接吻罷，快把他擁抱罷……

我不知道爲着什麼，蓮嘉的笑更使我感覺得愉快起來。但是，同時，我的臉有點沸騰起來了。紅的浪潮了，於是我便把頭低下來了。我感覺到，如果他真走上前來擁抱我，和我接吻，那我是不會拒絕他的。啊，這是如何地突然，這又是如何地充滿着奇趣……

——如果你們允許我知道你們的芳名，——少年軍官又繼續很和藹地說道，——那實在是你們所賜與我的巨大的恩惠啊。

蓮嘉向他笑着說道：

——這對於你並沒有必要啊。不過，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，那我就告訴你罷。我叫蓮嘉，而她叫麗莎……很不好聽罷，是不是？

——啊，不，貴重的小姐們，恰恰正相反呢。我真是太榮幸了。

從此……愛神就用一條有魔力的線索，將我同白根網在一起了。我們三人便時常在林中聚會，有時到他姑母家裏去宴會，有時他也到我們的家裏來。我感覺得白根日見向我鍾起情來了。我想，如果我們中間不夾着一個蓮嘉，這個從前是我的密友，現在是我的情敵的蓮嘉，

那我們老早就決定我們的關係了。可憐的蓮嘉！她枉費了許多心機向白根獻媚，要奪取白根的心，可知白根的心已經是牢牢地屬於我的了。但是有時我卻擔憂起來：蓮嘉是很聰明，很會說話，又是很美麗的女子，說不定白根終於會被她奪去了也未可知呢？……每一想到此地，我不禁視蓮嘉為我的眼中釘了。但是白根的心是屬於我的，蓮嘉無論如何，沒有把牠奪去。可憐的蓮嘉！那時，我知道，她實在是很痛苦的啊。

有一次，白根的姑母開了一個跳舞會。我和蓮嘉都被邀請了。跳舞會是異常地熱鬧，聚集了不少的青年男女。他們都是在夏天來到鄉間避暑的。在一切的男子們之中，白根要算是很出色的人物了。我看見那些女孩子們都向他射着愛慕的目光……這時我異常地厭惡她們，恨不得把她們都趕出去，只留着我一個人和白根在一塊。但是等到音樂響了的時候，白根很親愛地走到我的面前，拉起我的手來……啊，這時我該多末幸福啊！這個為女孩子們所愛慕的少年軍官，現在獨獨和着我跳舞，獨獨鍾情於我，這是多麼可矜持的事情啊！蓮嘉同我坐在一塊，他見着白根把我拉走了，不禁低下頭來，很悲哀地嘆了一口長氣。但是我顧不得她了。我

要在衆人面前顯耀一顯耀我的不可及的幸福，我要令那些女孩子們羨瞎了眼睛，氣破了肚皮……當我感覺到一些冒着妒火的眼睜射到我的身上，我更感覺得越加幸福起來。

在舞罷休息的時候，我同白根靜悄悄地走出門來。我們走到花園中的，陰影深處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。這時一輪如玉盤般的明月高懸在毫無雲翳的天空，涼爽的風送來低微的林語，彷彿有人在那兒低低地、異樣地、唱着情歌也似的。啊，這是多末好的良宵美景啊……

於是我倆便情不自禁地互相擁抱起來……於是我倆便開始了親密的接吻……於是我們便訂了盟誓……啊，上帝，我謝謝你賜給我的恩惠，那時我該多末幸福啊；我簡直被不可思議的愛情的綠酒陶醉得失了知覺了！

但是現在……回想起來，這一切都是夢嗎？都是未曾有過的夢嗎？唉，人事是這般地變幻？日日在我身邊的，這樣卑微的白根，原來就是我當年的理想，就是我當年從無數情敵的手中奪來的愛人……我的天哪，這是如何地可怕！又是如何地索然無味！

蓮嘉你現在還活在人世嗎？你沒有被波爾雪委克殺死嗎？你或者革命後還留在俄羅斯，

向波爾雪委克投降了嗎？如果你還記念着白根，還記念着當年的那個漂亮的少年軍官，那你就把他拿去罷！唉，我不要他了，我實在地不願意要他了……

+

現在我時常想道，如果當年我愛上了那個捲髮的木匠伊萬，而且嫁了他，那我的現在的境況將要是怎樣的呢？做一個勞苦的木匠的妻，是不是要比做一個羞辱的賣淫婦爲好些呢？那個木匠伊萬，雖然他的地位很低，——但是木匠在現在的俄羅斯的地位是異常地高貴啊！——然而如果他能用他的勞力以維持他家庭的生活，能用誠摯的愛情以愛他的妻子，而且保護她不至於做一些羞辱的事情，如我現在所做的一樣，那他在人格上是不是要比一般卑鄙的貴族們爲可尊敬些呢？我還是在伏爾加的河畔，跟着那個捲髮的誠實的伊萬，過着勞苦的，然而純潔的、獨立的生活，爲好些呢，還是現在跟着這過去的貴族白根，在這異國的上

日日將肉體被人玩弄着、踐踏着、爲好些呢？……天哪，我現在情願做一個木匠的妻了！我現在情願做一個木匠的妻了！

那是有一年的秋季，我同母親住在伏爾加河畔的家裏。因爲要修理破敗了的屋宇，我家便招僱來了幾個木匠。他們之中有一個名叫伊萬的，是一個強健而美好的少年。他雖然穿着一身工人的藍布衣，然而他的那頭金黃色的捲髮，他的那兩個圓圓的笑窩，他的那種響亮的話音，真顯得他是一個可愛的少年。我記得，我那時是十七歲，雖然對於異性戀愛的事情，還未很深切地明瞭，但是我覺得他實在是一個足以引動我的心的一個人。不過因爲地位懸殊的關係，我終於沒有決心去親近他，而他當然是更不敢來親近我的。在他的微笑裏，在他的眼光裏，我感覺着他是在深深地愛慕我。

晚上……我憑臨着我的寢室的窗口，向那爲月光所籠罩着的、如銀帶一般的伏爾加河望去。這時，在我的腦海中，我重複着伊萬所給與我的印象。我的心境有點茫然，似乎起了一層淺淺的愁思。原來我的一顆處女的心，已被伊萬所引動了。

在萬籟靜寂的空氣中，忽然我聽見了一種悠揚而動人心靈的歌聲。於是我便傾耳靜聽下去，……歌聲是從木匠們就寢的房裏飛揚出來的，於是我便決定這是木匠們之中的一個所唱的歌了。始而我聽不清楚所唱的是什麼，後來我纔分清楚了所唱的字句：

……姑娘啊，你愛我罷，

我付給你純潔的心靈。

姑娘啊，你應當知道，

比黃金還要神聖……

這歌聲愈加使我的心境茫然，我的神思不禁有點恍惚起來了。我想再聽將下去，然而我轉過身來向牀上躺下去了。

第二天我乘着機會向伊萬問道：

——昨天夜裏是誰個唱歌呢。

他將臉紅了一下，低下頭來，很羞怯地低聲說道：

——小姐，請你恕我的罪過，那是我唱的。

——我也猜到一定是你唱的。

我莫明其妙地說了這末一句，便離開他跑了。我感覺到伊萬向我身後所射着的驚訝的、不安定的眼光。他大約會想道：『我這渾蛋，別要弄出禍事來了罷……這位小姐別要惱恨我了罷……』但是我並沒有惱恨他。我反來覺得我的一顆心更被他引動得不安定了。啊，他的歌聲是那般地美麗。是那般地刺進了我的處女的心靈！我不由自己地愛上他了。

但是第三天工作完了，他們也就便離開我的家了……從此我便再沒有見過他的面，他所留給我的，只是他那一段的歌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靈裏。我現在老是想道，如果我當時真正地愛上了他，而且嫁了他，那我現在的境況將要是怎樣的呢！這倒是很有趣的事情啊……

兩年以前，有一天，我看見轟動全上海的，爲美國西席地密耳所導演的一張影片——伏爾加的舟子。牠的情節是在晴朗的一天，公主林娜同自己的未婚夫——一位很有威儀的少軍軍官——乘着汽車，來到伏爾加的河畔閒遊。公主林娜聽着舟子們所唱的沈鬱的歌聲，不

禁爲之心神嚮往，在這時候，她看見了一個少壯的舟子，便走上前去問他，剛纔那種好聽的歌聲是不是他唱的。同來的少年軍官見此情狀不樂，恰好這時的舟子在飲水，污了他的光耀的皮靴。他便強迫舟子將皮靴的水揩去。舟子一面鍾情於林娜，一面又恨少年軍官對於自己的侮辱，然而無可如何。後來俄羅斯起了革命，少年舟子做了革命軍的團長，領兵打進了公主的住宅，於是公主就擒……於是判決她受少年舟子的槍決……然而少年舟子本是會鍾情於她的，便和她同逃了。後來革命軍勝利了，開了軍事的審判，然而審判的結果，少年舟子、公主、林娜以及少年軍官都沒有定罪。審判官問林娜到底願意和誰個結婚呢？林娜終於和少年舟子握了手，少年舟子得到了最後的勝利……

情節是異常地離奇，然而這張影片對於我發生特別興趣的並不在此，而是在於牠引起了我的身世的感慨。如果我的結局也同林娜的一樣，如果那個少年木匠伊萬在革命期間也做了革命軍的首領，也和我演出這般的離奇的情史，那對於我該是多末地僥倖啊！但是現在我的結局是這樣，是這樣地羞辱……

我不知道伊萬現在是否還生活於人世。也許在革命期間，他真地像那個少年舟子一樣，做了革命軍的領袖……如果是這樣，那他是否還記念着我呢？是否還記念着，有一個什麼時候，他曾唱了一段情歌，為一個小姐所聽見了的事呢？……天哪，如果他知道我現在墮落到這種地步，那他將是怎樣地鄙棄我，咒罵我啊？不，我的伊萬，我的貴重的伊萬；請你原諒我罷，因為這不是我的罪過啊！你可以鄙棄我，也可以咒罵我，但是你應當知道我的心靈是怎樣地痛苦，是怎樣地在悔恨……但是這些事情又有什麼說的必要呢？這對於你是無關輕重，而對於我不過又是增加一層悲哀罷了。

在看這張影片的時候，有一種奇怪的現象令我驚愕不止，那就是觀衆們，當然都是中國人了，一遇着革命軍勝利或少年舟子佔着上風的時候，便很興奮地鼓起掌來，表示着巨大的同情。這真是不可解的怪事啊！難道這些不文明的、無知識的中國人，他們都願意波爾雪委克得着勝利嗎？難道他們都願意變成波爾雪委克嗎？我看見他們所穿的衣服都很華麗；在表面上看來，他們都是屬於波爾雪委克的敵人的，為什麼他們都向着波爾雪委克，那個少年舟子

表示很瘋狂的同情呢？瘋了嗎？或者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張影片所表演的一回什麼事情？或者他們完全不知道波爾雪委克是他們的敵人？這真是咄咄怪事啊！……我的天哪，難道他們，這些無知識的中國人，都是波爾雪委克的夥伴嗎？如果是這樣，那對於我們這些俄羅斯的逃亡者，是如何可怕的事情啊！我們從波爾雪委克的俄羅斯跑了出來，跑到這可以安居的上海來，實指望永遠脫離了波爾雪委克的危險，然而卻沒有料到在中國也有了這末多的波爾雪委克……這將如何是好呢？

現在。謝謝上帝的恩惠，似乎中國的波爾雪委克的運動已經消沈下去了。大約在最近的期間，我們不會被中國的波爾雪委克驅逐到黃浦江裏了。但是在那時候，在兩年以前，那真是可怕，那真是令我們飲食都不安啊。我們天天聽見什麼波爾雪委克起了革命了……波爾雪委克快要佔領上海了……波爾雪委克要殺死一切的外國人……俄羅斯的波爾雪委克與中國的波爾雪委克訂了約，說是一到革命成功，便把在中國所有的白黨殺得乾乾淨淨……我的天哪，那是如何恐怖的時日！如果波爾雪委克真正地在中國得了勝利，那我們這些俄羅

斯的逃亡者。將再要向什麼地方逃去呢？

現在。到了我決意要斷絕我自己的生命的時候，任你什麼波爾雪委克的革命，任你起了什麼天大的恐怖，這對於我已經是沒有什麼意義了。我已經不惜斷絕我的生命了，那我還問什麼波爾雪委克……幹嗎呢？讓野蠻的波爾雪委克得着勝利罷，讓在中國的白黨都被殺盡罷，一切都讓牠去，這對於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了。我現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死去，就是快快地脫離這痛苦的人世……

但我在那時候。我實在有點恐懼：如果波爾雪委克的烈火要爆發了，那我們將要怎麼辦呢？還逃跑到別的國裏去嗎？然而我們沒有多餘的金錢，連逃跑都是不可能的事了。跳黃浦江嗎？然而那時還沒有自殺的勇氣。我曾想逃跑到那繁華的巴黎，溫一溫我那往日的什麼時候的美夢，或逃跑到那安全的法西斯蒂當權的意大利去，瞻覽一瞻覽那有詩意的南方的景物，……然而這只是不可實現的夢想而已。

我的丈夫白根他可以救我罷？他也應當救我罷？……但是，如果波爾雪委克的烈火燃燒

起來了，那能救我的，只有那一個什麼時候唱歌給我聽的伊萬，只有那曾經鍾情於公主過的少年舟子，那個伏爾加的少年舟子……

但是，中國不是俄羅斯，黃浦江也不是我的親愛的伏爾加河……我的伊萬在什麼地方呢？我的少年舟子又在什麼地方呢？在我身旁的，只有曾經是過英俊的、驕傲的、俄羅斯的貴族，而現在是這般卑微又卑微的白根……

十一

在外白渡橋的橋畔，有一座高聳而壯麗的樓房，其後面瀕臨着黃浦江，正對着隔岸的黃浦灘花園。在樓房的週圍也環繞着小小的花園。看起來，風景是異常地雅緻。這不是商店，也不是什麼人的邸宅，而是舊俄羅斯的駐上海的領事館，現在變成爲波爾雪委克的外交機關了。領事館的名稱還存在着，在裏面還是坐着所謂俄羅斯的領事，然而他們的背景不同了：前者

爲沙皇的代理人，而後者卻是蘇維埃的服務者……人事是這般地變幻，又怎能不令人生今昔之感呢？

現在，我們應當深深地感謝中國政府對於我們的恩賜！中國政府與波爾雪委克斷絕國交了，中國政府將波爾雪委克的外交官都驅逐回國了……這對於俄羅斯在中國的僑民是怎樣大的恩惠啊！現在當我們經過外白渡橋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不再見着這座樓房的頂上飛揚着鮮豔的紅旗了，因之，我們的眼睛也就不再受那種難堪的刺激了。

但是在一年以前，波爾雪委克還在中國得勢的時候，那完全是別一種情景啊！在波爾雪委克的領事館的屋頂上飛揚着鮮豔的紅旗，而這紅旗的影子反映在江中，差不多把半江的水浪都泛成了紅色。當我們經過外白渡橋的時候，我們不得不低下頭來，不得不感覺着一層深深的壓迫。紅旗在別人的眼光中，或者是很美麗、很壯觀，然而在我們這些俄羅斯的逃亡者的眼光中，這簡直是侮辱，這簡直是惡毒的嘲笑啊。這是波爾雪委克將我們戰勝了的象徵，這是對於我們的示威，我們又怎能不仇視這紅旗，詛咒這紅旗呢？

當我白天無事閒坐在黃浦灘花園裏的時候，我總是向着那飛揚着的紅旗癡望。有時我忘懷了自己，我便覺得那紅旗的顏色很美麗，很壯觀，似乎牠象徵着一種什麼不可知的、偉大的東西……然而，忽然……我記起來了我的身世。我記起來了我的溫柔的暖室、驕豔的白花、天鵝絨封面的精緻的畫冊……我便要戰慄起來了。原來這紅旗是在嘲笑我，是在侮辱我，……於是我的淚水便不禁要地涔涔落下了。

當我夜晚間徘徊在外白渡橋的兩頭，或坐在黃浦灘的花園裏，勾引客人的時候，我也時常向着那閃着燈光的窗口瞟看：他們在那裏做些什麼事情呢，他們在想着怎樣消滅我們這些國外的僑民？他們在努力鼓吹那些萬惡的思想，以期中國也受他們的支配……他們或者在嘲笑我們？或者在詛咒我們？或者在得意地高歌着勝利……我猜不透他們到底在幹些什麼，但我深深地感覺到，他們無論幹些什麼，總都是在違背着我們，另走着別一方向……我不得不詛咒他們，他們害得我好苦啊！他們奪去了我的福利，他們把我驅逐到這異國的上海來，他們將我逼迫着淪落到現在的地步……天哪，我怎麼能不詛咒他們呢？他們在那高歌着勝

利，在那表示自己的得意，而我……唉，我徘徊在這露天地裏，出賣自己的肉體！天哪，我怎麼能
够不詛咒他們呢？

在去年的十一月，有一天的早晨，我剛剛吃了早點，伯爵夫人跑來向我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預備好了嗎？我們去罷。

我莫明其妙，睜着兩眼望着她：

——我們去？到什麼地方去呢？

——到什麼地方去？我向白根說了，難道說他沒有報告你嗎？

白根睡在牀上還沒有起身。我搖一搖頭，表示白根沒有報告我。她接着又說道：

——明天是十月革命的十週年紀念日，也就是我們永遠忘卻不掉的忌日。今天我們僑民都應當到教堂裏去禱告，祈求上帝保佑我們，趕快將波爾雪委克的政府消滅掉，我們好回轉到我們的祖國去……你明白了嗎？而明天，明天我們齊集到領事館門前示威，要求他們把那可詛咒的紅旗取下來，永遠不再掛了。我們將把領事館完全搗碎，將闖進去打得他們一個

落花流水……

我聽了伯爵夫人的一番話，不勝驚訝之至。我以為她及和她同一思想的人都瘋了。這難道是可能的嗎？禱告上帝啊，我的上帝啊，請你寬恕我的罪過罷，我現在不大相信你的力量了。……如果你有力量的話，那波爾雪委克為什麼還能存在到現在呢？為什麼麗莎，你的可憐的麗莎，現在淪落到這種羞辱的境況呢？

——我不去。——我半晌纔搖一搖頭說。

——麗莎，去，我們應當去。——她做着要拉我的架式，但是我後退了一步，向她低微地說道：

——如果我相信波爾雪委克是會消滅的，那我未始不可以同你一道去禱告上帝。但是經過了這十年來的希望，我現在是沒有精力再希望下去了……你，你可以去禱告，而我……我還是坐在家裏好些……

——而明天去打領事館呢？——伯爵夫人又追問了我這麼一句，我沒有即刻回答她。過

了半晌？我向她說道：

——依我想，這也是沒有意思的事情。這種舉動有什麼益處呢？我們可以將此地的領事館搗碎，或者將牠佔領。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回到俄羅斯去……而且，我們已經獻醜獻得够了，不必再在這上海弄出什麼笑話來……你說可不是嗎？你要知道，我並不是膽怯，而是實在以爲這個太不必要了……

——出一出氣也是好的。——伯爵夫人打斷我的話頭，這樣說。我沒有再做聲了。最後伯爵夫人很堅決地說道：

——好，禱告我今天也不去了。讓鬼把上帝拿去！他不能再保佑我們了。不過明天……明天我一定同他們一道去打領事館去。就是出一出氣也是好的。

這時她將眼光挪到躺在牀上的白根身上，高聲地說道：

——白根，你明天去打領事館嗎？你們男子是一定要去的。

白根睜開了惺忪的眼睛望着她，懶洋洋地，很心平氣靜地說道：

——去幹什麼呢？在家中安安穩穩地坐着不好，要去打什麼領事館幹嗎呢？讓鬼把那些波爾雪委克拿去！

他翻過去，將頭縮到被單裏去了。伯爵夫人很輕蔑地溜了他一眼，冷笑着說道：

——懶蟲，小膽子鬼……

接着她便很不自在地走出去了。這時我如木偶一般坐在靠牀的一張椅子上，呆望着躺在牀上的白根。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能够變成這種樣子……他不是領過一團人，很英勇地和波爾雪委克打過仗嗎？他不是會發過誓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他都要做一個保護祖國的戰士嗎？在到上海的初期，他不是天天詛咒波爾雪委克嗎？他不是天天望着尼古拉的聖像哭泣嗎？他不是會切齒地說過，他要生吃波爾雪委克的肉嗎？但是現在……他居然什麼都忘卻了！居然忘卻了祖國，忘卻了貴族的尊嚴，並且忘卻了波爾雪委克！我的天哪，他現在成了一個怎樣卑微又卑微的人了！只要老婆能够賣淫來維持他的生活，他便如豬一般，任你什麼事情都不管了。

固然，我不贊成這種愚蠢的舉動——攻打領事館，但這不是因為我害怕，或者因為我忘記了波爾雪委克，不，我是不會把波爾雪委克忘卻的啊！這是因為我以為這種舉動沒有意義，適足以在全世界人的面前，表示我們的舊俄羅斯的末路，如果我們有力量，那我們應當跑回俄羅斯去，把波爾雪委克驅逐出來，而不應當在這上海仗着外國人的庇蔭，演出這種沒有禮貌的武劇。

但是白根他完全忘卻這些事情了。他以為他的老婆能夠每天以賣淫的代價而養活他，這已經是很滿意的事情了。什麼神怪的祖國，什麼可詛咒的波爾雪委克，……這一切一切都在他的最羞辱的思想中消沈了。

他現在變成了一隻活的死屍，……天哪，我倒怎麼辦呢？我應當伏在他的身上痛哭罷？我應當為他所禱着死的安慰罷？……天哪，我倒怎麼辦呢？

、這一天晚上我沒有到跳舞場去。我想道，波爾雪委克大約在那裏籌備他們的偉大的紀念日，大約他們的全身心都充滿了勝利的愉快，都為勝利的紅酒所陶醉，……同時，我們應當

悲哀，我們應當痛哭，除此而外，那我們應當再做一番對於過去的回憶，溫一溫舊俄羅斯的，那不可挽回的、已經消逝了的美夢……但是，無論如何，今晚我不應當再去勾引客人，再去領受那英國水兵的野蠻的擁抱。

十年前的今晚，那時我還住在伊爾古次克，盼望着哥恰克將軍的勝利。那時我還等待着迅速地回到彼得格勒去，回到那我同白根新婚的精緻而華麗的暖室裏，再溫着那甜蜜的、美妙的、天鵝絨的夢……那時我還相信着，就是在平靜的、廣漠的俄羅斯的莽原上，雖然一時地起了一陣狂暴的波爾雪委克的風浪，但是不久便會消沈的，因為連天的白茫茫的雪地，無論如何，不會渲染上那可怖的紅色。

但是到了現在，波爾雪委克明天要慶祝他們的十週年紀念了，他們要在全世界面前誇耀他們的勝利了……而我同白根流落在這異國的上海，過這種最羞辱的生活……兩相比較起來，我們應當起一種怎麼樣的感想呢？如果我們的精神還健壯，如果我們還抱着真切的信仰，如果我們還保持着舊日的尊嚴，那我們在高歌着勝利的波爾雪委克的面前，還不必這

般地自慚形穢。但是我們的精神沒有了，尊嚴沒有了，信仰也沒有了，我們有的只是羞辱的生活與卑微的心靈而已。

這一夜我翻來覆去，總是不能入夢。我回憶起來了伏爾加河畔的景物，那個會唱歌給我聽的少年伊萬……我回憶起來了彼得格勒的時日，那最甜蜜的新婚的生活……以及我們如何跑到伊爾古次克，如何經過西伯利亞的長鐵道，如何辭別了最後的海參崴……

到了東方快要發白的時候，我纔昏昏地睡去。到了下午一點鐘我纔醒來。本想跑到外白渡橋旁邊看看熱鬧：看看那波爾雪委克是如何地慶祝自己的偉大的節日，那些僑民們是如何地攻打領事館……但轉而一想，還是不去的好；一顆心已經密綴着很多的創傷了，實不必再受意外的刺激。於是我便靜坐在家裏……

——白根，你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。——我自己雖然想不到外白渡橋去，但我總希望白根去看一看。白根聽了我的話，很淡漠地說道：

——好，去就去，看看他們弄出什麼花樣來……

白根的話沒有說完，忽然砰然一聲，我們的房門被人闖開了，——伯爵夫人滿臉呈現着驚慌的神色，未待走進房來，已開始叫道：

——殺死人了，你們曉得嗎？

我和白根不禁同聲驚詫地問道：

——怎麼？殺死人了？怎麼一回事？

她走進房來，向牀上坐下，——這時她的神色還沒有鎮定——宛然失了常態。沈默了一會，她纔開始搖着頭說道：

——殺死人了，這些渾帳的東西！

——到底誰殺死誰了呢？——我不耐煩地問她。

伯爵夫人勉力地定一定神，開始向我們敘述道：

——殺死人了……波爾雪委克將我們的人殺死了一個，一個很漂亮的青年。我親眼看見他中了槍，叫了一聲，便倒在地下了……起初我們聚集在領事館的門前，喊了種種的口號，

什麼「打倒波爾雪委克」……但是波爾雪委克把門關着，毫不理會我們。後來，我們之中有人提議而且高呼着「打進去！打進去！……」於是我們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便一湧向前，想打進去，但是……唉，那些兇惡的波爾雪委克，他們已經預備好了，我們那裏能夠打進去呢？忽然我聽見了槍聲，這也不知是誰個先放的，接着我便看見那個少年奮勇地去打領事館的門，他手持着一支短短的手槍，可是他被波爾雪委克從門內放槍打死了……於是便來了巡捕，於是我便先跑回來……天哪，那是怎樣地可怕啊！那個好好的少年被打死了……

伯爵夫人停住了，這時她彷彿回想那個少年被槍殺了的情景。她的兩眼逼射着她目前的牆壁，毫不移動，忽然她將兩手掩着臉，失聲地叫道：

——難道說波爾雪委克就永遠地、永遠地把我們打敗了嗎！上帝啊，請你憐憫我們，請你幫助我們……

奇怪！我聽了伯爵夫人的報告，爲什麼我的一顆心還是照舊地平靜呢？爲什麼我沒感覺到，我對於那個少年的憐憫呢？我一點兒都沒發生對於他的憐憫的心情，好像我以為他是應

該被波爾雪委克所槍殺也似的。

忽然……伯爵夫人睜着兩隻絕望的眼睛向我逼視着，使得我打了一個寒噤。在她的絕望的眼光中，我感覺到被波爾雪委克所槍殺了的，不是那個少年，而是我們，而是伯爵夫人，而是整個的舊俄羅斯……

十一

光陰毫不停留地一天一天地過去，你還沒有覺察到，可是已經過了很多很多的時日了。我們在上海算起來，已經過了十年……我們在失望的、暗淡的、羞辱的生活中過了十年，就這樣轉眼間迅速地過了十年！我很奇怪我為什麼能够在這種長期的磨難裏，還保留下來一條性命，還生活到現在……我是應當早就被折磨死的，就是不被折磨死，那我也是早就該走入自殺的路的，然而我竟沒有自殺，這豈不是很奇怪嗎？

我的生活一方面是很艱苦，然而一方面又是很平淡，沒有什麼可記錄的變動。至於伯爵夫人可就不然了。四個月以前，她在跳舞場中遇見了一個美國人，據說是在什麼洋行中當經理的。我曾看見過他兩次，他是一個很普通的商人模樣，肚皮很大，兩眼閃射着很狡獪的光芒。他雖然有四十多歲了，然而他守着美國人的習慣，還沒有把鬚鬚蓄起來。

這個美國人也不知看上了伯爵夫人的那一部分，便向她另垂了青眼。伯爵夫人近一年來肥得不像樣子，完全失去了當年的美麗，然而這個美國人竟看上了她，也許這是因為伯爵夫人告訴過他，說自己原是貴族的出身，原是一位尊嚴的伯爵夫人……因之這件事情便誘迷住了他，令他向伯爵夫人鍾起情來了。美國人雖然富於金錢，然而他們卻敬慕着歐洲貴族的尊嚴，他們老做着什麼公爵、侯爵、子爵的夢。現在這個大肚皮的美國商人，所以看上了伯爵夫人的原故，或者是因為他要嘗一嘗俄羅斯貴族婦女的滋味……

起初，他在伯爵夫人處連宿了幾夜，後來他向伯爵夫人說道，他還是一個單身漢，如果伯爵夫人願意的話，那他可以娶她為妻，另外租一間房子同居起來……伯爵夫人喜歡得不可

言狀，便毫不遲疑地接受了他的提議。這也難怪伯爵夫人，因為她已經是快要到四十歲的人了，乘此時不尋一個靠身，那到將來倒怎麼辦呢？現在她還可以跳舞，還可以出賣自己的肉體，但是到了老來呢？那時誰個還在她的身上發生興趣呢？於是伯爵夫人便嫁了他，便離開我們而住到別一所房子了。

我們很難想像到伯爵夫人是怎樣地覺得自己幸福，是怎樣地感激的她的救主，這個好心腸的美國人……

——麗莎——在他們同居的第一個月的期間，伯爵夫人是常常地這樣向我說道：——我現在成爲一個美國人了。你簡直不曉得，他是怎樣地待我好，怎樣地愛我啊！我真要感謝上帝啊！他送給我這麼樣一個親愛的，善良的美國人……

——伯爵夫人——其實我現在應當稱呼她爲哥德曼太太了，但是因爲習慣的原故，我總還是這樣稱呼她。——這是上帝對於你的恩賜，不過你要當心些，別要讓你的鴿子飛去纔好呢。

——不，麗莎——她總是很自信地這樣回答我——他是不會飛去的。他是那樣地善良，絕對不會辜負我的！

但是到了第二個月的開始，我便在伯爵夫人的面容上覺察出來憂鬱的痕跡了。她在我的面前停止了對於哥德曼的誇獎，有時她竟很愁苦地嘆起氣來。

——怎麼樣？日子過得好嗎？——有一次我這樣問她。

她搖一搖頭，將雙眉緊蹙着，嘆了一口長氣，半晌纔向我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難道說我的鴿子真要飛去嗎？我不願意相信這是可能的啊！但是……

——怎麼樣了？難道說他不愛你了嗎？

——他近來很有許多次不在我的住處過夜了……也許……誰個能摸得透男人的心呢？

——也許不至於罷——我這樣很不確定地說着安慰她的話，但是我感覺得她的鴿子是離開她而飛去了。

在這次談話之後，經過一禮拜的光景，伯爵夫人跑到我的家裏，向我哭訴着說道：

——……唉，希望是這樣地欺騙我，給了我一點兒幸福的感覺，便又把我投到痛苦的深淵裏。我只當他是一個善良的紳士，我只當他是我終身的救主，不料他，這個渾蛋的東西，這個沒有良心的惡漢，現在把我毫無憐憫地拋棄了。起初，我還只以為他是有些事情，可是現在，我知道了一切，我一切都知道了。原來他是一個淫棍，在上海他也不知討了許多次老婆，這些不幸的女人，蠢東西，結果總都是被他拋棄掉不管。麗莎，你知道嗎？他現在又討了一個中國的女人，……他完全不要我了。

我呆聽着她的哭訴，想勉力說一兩句安慰她的話，但是我說什麼話好呢！什麼話足以安慰她呢？她的幸福的鴿子是離開她而飛去了，因之她又落到黑暗的、不可知的底裏了。她的命運是這般地不幸，恐怕幸福的鴿子永沒有向她飛轉回來的時候了。

她自從被哥德曼拋棄了之後，便完全改變了常態，幾乎成了一個瘋女人了。從前我很願意見她的面，很願意同她分一分我的苦悶，但是現在我卻怕見她的面了。她瘋瘋傻傻地忽而

高歌，忽而哭泣，忽而狂笑，同時她的酒氣熏人，令我感覺得十分的不愉快。

不久以前，那已經是夜晚了，我正預備踏進伏爾加飯館的門的當兒，聽見裏面閃動着哭笑叫罵的聲音。我將門略推開了一個縫，靜悄悄地向裏面望一望，天哪，你說我看見了什麼。我看見了一個醉了酒的瘋女人……我看見伯爵夫人坐在那靠牆的一張椅子上，就同瘋了也似的，忽而哭，忽而笑，忽而說一些不入耳的、最下流的、罵人的話……客人們都向她有趣地望着，在他們的臉孔上，沒有憐憫，沒有厭惡，只有驚訝而好奇的微笑，後來兩個中國茶房走上前去，將她拉起身來叫她即速離開飯館，但是她賴皮着不走，口中不斷地叫罵着……我沒有看到終局，便回轉身來走開了。這時我忘卻了我肚中的飢餓，只感覺着可怕的萬丈深的羞辱。彷彿在那兒出醜的，不是伯爵夫人，而是我，而是整個的舊俄羅斯的女人……天哪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這是怎樣地可怕啊！一個尊嚴的伯爵夫人，一個最有禮貌的貴族婦女的代表，現在居然墮落到這種不堪的地步！天哪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……

原來這個下流的、醉得要瘋狂了的、毫無禮貌的女人，就是十年以前在伊爾古次克的那

朵交際的名花，遠近無不知曉的伯爵夫人……當時她在豐盛的筵席上，以自己的華麗的儀容，也不知收集了許多人的驚慕的視線。或者在熱鬧的跳舞會裏，她的一顰一笑，也不知顛倒了許多少年人，要拜伏在她的石榴裙下。她的華麗的衣裳，貴重的飾品，也不知引動了許多女人們的欣羨。總之，如她自己所說，當時她是人間的驕子，幸福的寵兒……

然而十年後的今日，她在衆人面前做弄着最下流的醜態，而且她遭着中國茶房的輕視和笑罵……天哪，這是怎樣地可怕啊！難道說俄羅斯的貴族婦女的命運，是這樣殘酷地被註定了嗎？爲什麼俄羅斯的貴族婦女首先要忍受這種不幸的慘劫呢？啊，這是怎樣地不公道啊！

在這一晚上，我連晚餐都沒有吃，就向牀上躺下了。我感受的刺激太深切而劇烈了。我的頭發起熱來，我覺着我病了。第二天我沒有起牀……

住在樓下的洛白珂夫人——她的丈夫積蓄了一點資本，不再爲中國人保鏢了，現在在我們的樓下開起鴉片煙館來。——她聽見我病了，便走上樓來看我。她先問我害了什麼病，我告訴了她關於昨晚的經過。她聽後不禁笑起來了。她說：

——我只以為你害了別的什麼病，原來是因為這個，因為這個不要臉的潑婦……這又值得你什麼大驚小怪呢？我們現在還管得了這末許多嗎？我告訴你，我們現在還是能夠快活就快活一天……

她停住了，她的眼睛不像我初見她時那般地有神了。這大概是由於她近來把鴉片吸上癮了的原故。這時她睜着兩隻無神的眼睛向地板望着，彷彿她的思想集中到那地板上一塊什麼東西也似的。後來她如夢醒了一般，轉過臉來向我問道：

——你覺着不舒服嗎？你覺着心神煩亂嗎？讓我來治你的病，吃一兩口鴉片就好了。唉，你大約不知道鴉片是一種怎樣靈驗的藥，牠不但能治肉體上的病，而且能治精神上的病。只要你伏倒在牠的懷抱裏，那你便什麼事情都不想了。唉，你不知道牠該是多末好的東西！請你聽我的話，現在我到底下來拿鴉片給你吸……

——多謝你，不啊！——我急促地拒絕她說。我沒有吸過鴉片，而且我也不願意吸牠。她已經立起身來了，聽了我的話，復又坐下。

——爲什麼你不願意吸牠呢？——她有點不高興的樣子問我。

——因爲我厭惡牠。

——啊哈！——她笑起來了。——你厭惡牠？你知道牠的好處嗎？你知道在煙霧繚繞的當兒，就同昇了仙境一般嗎？你知道在牠的懷抱裏，你可以忘卻一切痛苦嗎？你知道牠能給你溫柔的陶醉嗎？啊，你錯了！如果你知道，不，如果你領受過牠的好處，那你不但不會厭惡牠，而且要親愛牠了。牠對於我們這些人，已經失去了一切希望的犧牲者，的確確是無上的怪藥！也許牠是一種毒藥，然而牠能給我們安慰，牠能令我們忘卻自己，忘卻一切……牠引我們走入死路，然而這是很不顯現的，很沒有痛苦感覺的死路，我們還企圖別的什麼呢！麗莎，請你聽我的話罷，請你領受牠的洗禮罷！唉，如果你領略過牠的好處……

——既是這樣，那就讓我試一試罷，我願意走入這種慢性的死路。

洛白珂夫人走下樓去了。但是我等了好久還不見她上來。我被她的一番話把心說動了，急於要試一試消魂的迷藥，但是她老不上來……經過半點鐘的光景，我聽見樓下起了噪雜

的鬨動……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。等一會，白根進來了。他向我報告道：

——適纔洛白珂和他的夫人統被幾個巡捕捉去了，他們說，他兩夫妻私開煙館，有犯法律……

我聽了白根的話，不由得身體涼了半截。我並不十分可憐洛白珂兩夫妻被捕了。經過昨晚伯爵夫人所演的可怕的怪劇，現在這種事情對於我似乎是很平常的了。

我要試一試消魂的迷藥，我要開始走入這種慢性的死路，然而洛白珂兩夫妻被捕了，……這不是所謂好事多磨呢？

十二

啊，死路，死路，我現在除開走入死路，還有第二條什麼出路呢？醫生說我病了，我有了很深的梅毒……啊，我已經成了一個怎樣的人？我應當死去，我應當即速地死去！還有什

麼話可說呢……

不錯，醫生說，梅毒並不是不可治的絕症，只要醫治得法，那是會有痊癒的希望……但是我問了：就使把我的病治好了，那是不是能增加我在生活中的希望？那是不是能把我從黑暗的深淵裏拯救出來？那是不是能平服我靈魂的創傷，引我走入愉快的、光明的道路？不會的，絕對不會的！醫生能够治愈我的身病，但不能治愈我的心病。現在逼我要走入死路的，並不是這種最羞辱的、萬惡的病症，而是我根本的對於生活的絕望。如果我再生活下去，而在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只是羞辱，那我要問一問，這究竟有什麼意思呢？這豈不是故意地作賤自己嗎？這豈不是最不聰明的事情嗎？不，我現在應當死去，而且應當即速地死去……

十年來，可以說，我把自己的靈魂和肉體已經作賤得够了。現在我害了這種最羞辱的病，這就是我自行作賤的代價。我決心要消滅自己的生命，這就是我唯一的、可尋得到的、而且又是最方便的出路。別了，我的十年來思念着的祖國！別了，我的至今尚未知生死的母親！別了，從前是我的愛人而現在是我的名義上的丈夫！白根，

別了，一切都別了……

昨夜裏夢見了那個久被我忘卻的薇娜，我的姐姐……我沒有夢見過母親，沒有夢見過在前敵死去的父親，而昨夜裏偏偏夢見了我連形像都記不清楚了的姐姐，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！在我十二歲的時候，她就脫離家庭了。那時我不明白薇娜因為什麼事情，突然於一天夜裏不見了，失了踪……在父親和母親說話的中間，我隱隱約約地捉摸了一點根由，然而並不十分清楚。

——你看，——父親在憤怒中向母親譏笑着說，——你養了這般好的女兒，一個把家庭都拋棄了的女革命黨人……要再……當心些罷，你的麗莎別玩出這樣很有名譽的花樣來罷！當心些罷！一個將軍的女兒，居然能幹出這種不道德的事來，你教我怎麼樣好見人呢……

——算了罷，瓦洛加！——母親反駁他說道，——難道說這都是我的過錯嗎？你自己把她送進中學校讀書，在那裏她學會了一些無法無天的事情，難道說這都能怪我嗎？

母親結果總是抱着我哭。

——麗莎，唉，我的麗莎其嘉！你姐姐跑掉了，和着革命黨人跑掉了……你長大再別要學你的姐姐罷！唉，麗莎，我的麗莎其嘉……

——媽，別要哭罷，我將來做你的一個最孝順的女兒……我不願意去學姐姐……

果然，待我長大起來，我與薇娜走着兩條相反的路……到了現在呢！我淪落在這異國的上海，過着最羞辱的妓女的生活，而她也許她在我們的祖國內，坐在指揮者的地位，高喊着一些爲光明而奮鬥的口號……天哪，我在她的面前應當要怎樣地羞慚而戰慄啊！

但是，我記得，我那時是異常地鄙棄她。我聽到她被捕而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消息，我一點也沒有起過憐憫她的心情。我常對母親說，薇娜是蠢丫頭，麗莎長大的時候，絕對不會去學姐姐而使着媽媽難過。自從薇娜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以後，父親當她死了，母親雖然思念她，而不願意說起她的名字。我也漸漸地把她忘卻了，甚至現在連她的形像都記不起了。彷彿她那時是一個面容很美麗，然而性情是很沈鬱的姑娘……

不料昨夜裏我夢見了她……彷彿在一塊什麼廣漠的草原上，我跪着呢喃地向上帝祈

禱，哀求上帝赦免我所有的罪過，忽然在我的面前顯現了一個披着紅巾的四十來歲的婦人……我記不清楚她的面容是怎樣的了，但我記得她始而露着微笑，撫摩我的披散了的頭髮，繼而嚴肅地說道：

——麗莎，你在這兒跪着幹什麼呢？你在禱告上帝嗎？這是毫沒有用處的啊！上帝被我驅逐走了，你的靈魂也被他隨身帶去了。你快同他跑開罷！你看，逃跑了的上帝正在那兒站着呢。我回頭果然見着一個踉蹌的老人……我憤怒起來了，問道：

——你是什麼人，敢把上帝驅逐掉了呢？

——你不認識我嗎？——她笑起來了。——我是薇娜，我是你的姐姐。

她的披巾被風吹得飄展了起來，霎時間化成了霞彩，薇娜便在霞彩中失去了影子……

那是怎樣一個希奇的夢啊！然而細想起來，這並沒有什麼希奇。薇娜現在是死還是活，我當然是無從知道，然而她在我的面前是勝利了。現在是我應當死滅的時候，我應當受着薇娜的指示，同着我的被驅逐了的上帝，走進那失敗者的國度裏……

明天……明天世界上將沒有麗莎的聲影了。誰個不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保持得長久些呢？但是麗莎現在要自殺了……這是誰個過錯呢？我將怨恨誰呢？不，我任誰也不怨恨，這只是我的不可挽回的、註定了的命運。例如我素來接客都是很謹慎的，生怕會傳染到一點兒毛病，但是結果我還是得了梅毒，而且我現在有了很深的梅毒了……這豈不是註定了的命運嗎？我可以說，我之所以淪落到如此的地步，這皆是波爾雪委克過錯，如果他們不在俄羅斯起了什麼鬼革命，那我不還是住在彼得格勒做着天鵝絨的夢嗎？那我不還是一朵驕豔的白花，在暖室裏被供養着嗎……也許我現在是俄羅斯帝國駐巴黎的公使的夫人了。也許我已經在繁華的巴黎得着了交際明星的稱號，令那些法國人、男的、女的、都羨瞎了眼睛了。也許我現在正在高加索的別墅裏，坐觀着那土人的有趣的跳舞，靜聽着那土人的原始的音樂。也許我正在遨遊瑞士的山川，瀏覽意大利南方的景物……但是我現在淪落到這種羞辱的地步，這豈不是波爾雪委克所賜給我的恩惠嗎？我應當詛咒他們，這些破壞了我的命運的波爾雪委克！

然而我知道，我深深地知道，這詛咒是毫無裨益的事情。我詛咒只管詛咒，而他們由此毫

不得到一點兒損失，反而日見強固起來……唉，讓他們去罷，這些罵不死打不倒的，兇惡的波爾雪委克！

現在，當我要毀滅我自己生命的時候，一切對於我不都是一樣嗎？我曾希望野蠻的波爾雪委克在俄羅斯失敗，因為我想回轉自己的祖國，再撲倒於伏爾加河和彼得格勒的懷抱裏。但是現在我什麼希望都沒有了，一切對於我都是無意義……讓波爾雪委克得意罷，讓俄羅斯滅亡罷，一切都讓牠去罷，我不再做別的了，只孤獨地走入自己的墳墓……

白根！請你原諒我罷，我現在也不能再顧及你了。你沒有證實我對於你的希望，你沒有拯救我的命運的能力……這十年來在你的面前，我也不知忍受了許多不堪言狀的羞辱……然而我不願意怨恨你，你又有什麼過錯可以使我怨恨你呢？這只是我的薄命而已……現在我不能再顧及你了。如果我沒曾因為受苦而怨恨過你，那現在我也希望你別要怨恨我，別要怨恨我丟開你而去了。

十年來，我時時有丟開你的可能。我遇着了很多的客人，他們勸我丟開你而轉嫁給他們，

然而我都拒絕了。我寧可賺得一點羞辱的麵包費來維持你的生活，不願把你丟開，而另去過着安逸的生活。我現在也許偶而發生一種鄙棄你的心情，然而你究竟會熱烈地愛過我，我也曾熱烈地把你當做我的永遠的愛人。我不忍心丟開你啊！我絕對地不會丟開你而嫁給別個男人，就作算是很有錢、很漂亮的男人……

是的，我不忍心丟開你而嫁給別個男人。但是現在我不能再繼續我的羞辱的生命了。我想，我現在有丟開你的權利，不過這不是另嫁別人，而是消滅掉我自己的生命……白根！請你原諒我罷。我再不能顧及你了。

我很少的時候想起我的母親，但是現在，當我要離開人間的時候，我卻想起她的可憐的面容了。我想，她大概是久已死去了，大概是久已做了伏爾加河畔的幽魂。她那裏能够經得起狂暴的革命的風浪呢？這是當然的事情。不過如果她還生在人世，如果她知道她的親愛的麗莎，什麼時候會發過誓不學姐姐的麗莎，現在淪落到這種可憐的地步，那她將怎樣地流着老淚啊！

薇娜！我的姐姐啊！也許你現在是波爾雪委克中的要角了。如果你知道你的妹妹……唉，那你將做什麼感想呢？你輕視她？詛咒她？還是可憐她？但是，我的姐姐啊！你應當原諒我，原諒我的不幸的麗莎，這難道說是麗莎的過錯嗎？這難道說是麗莎的過錯嗎？……讓你們得意罷，我的姐姐！讓我悄悄地死去，悄悄地死去……

明天……明天這時我的屍身要葬在吳淞口的海底了。我很希望我能充了魚腹，連骨骼都不留痕跡。那時不但在這世界上沒有了活的麗莎，而且連麗莎的一點點的灰末都沒有了。如果上帝鑑諒我，或者會把我的屍身浮流到俄羅斯的海裏，令我在死後嘗一嘗祖國的水味。那真是我的幸事了。然而在實際想來，這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別了，我的俄羅斯！別了，我的莊嚴的彼得格勒！別了，我的美麗的故鄉——伏爾加河！別了，一切都永別了！……

版權所有

書名	麗莎的哀怨
出版者	新東書局
總經理	亞東圖書館
分售處	上海虞洽卿路四七五弄六號 各省各大書店
實價	每冊九角

民國廿九年四月重印初版
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再版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13 4229B

